

JUN 2 1933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記登請呈日四廿月十年一廿國民於已刊本

章士釗律師受任民治評論社常年法律顧問

事務所上海小沙渡路承裕
郵三號電話三三六六七號

週年紀念號

第一卷完成

第五十日期目錄

本刊週年詞 齋如
民治起點 蔡子民
能力本位救國論 劉冕執
不戰不和不放棄的倒日方略 徐佛蘇
華北停戰談判 贛 廠
駐平政委會及其人選之存疑 贛 廠
何謂新辦法 德 柏
論政權者之言責 炳 華
羅斯福和平宣言之評價 劉士衡
東鐵糾紛與中日俄之關係 陳夢釗

告教長王世杰先生 德 柏
讀一卷四十六期之民治評論 王 恆
民元以來海軍 枕 流
一年來中國出版界 梗 生
有價值之賠款案 次 筠
特載	
湖南省鈔整理局試辦章程草案
錢幣革命協進會湖南分會
湖南省地方自治進行概況 伍意農
碎屑 鉄駝等
三週大事日誌 記 者

民治評論

章元培題



本期並不加價

本刊嚴正表示

- (一)主張：以宣揚民治爲宗旨。
- (二)態度：不論黨內外正反面之議論，但不違背民治主旨者，概所容納；以符「天下爲公」之實。
- (三)體例：不用冗俗白話亦不取古奧文言；并以歸納體文字爲尙。
- (四)組織：係個人張羅友朋苦心力作之出版品；於時代流行之「背景」問題，儘無用擬議於本刊。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發行預告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現正裝訂，分上下二冊，每冊二十五期，共售大洋一元五角，外埠函購加一，定六月十日發行，因存刊裝訂不多，購請從速。

本期延刊紀念提前之聲明

本刊定爲每年一卷，卷爲五十期，每逢星期六日出版；而以全年中兩期之時間作同人之休假。其創刊號係去歲五月卅一日出版，應至本年本月同日始扣足一年而爲其周歲之誕辰；但爲不欲變更其每逢星期六日出版之定期故，遂將本期紀念號提前於本日出刊。而上期與本期出版相隔兩週者，蓋其間即作同人此一年來之休假矣。下期便爲本刊第二卷開始。又上期第四十九期「增刊預告」內所稱出版期爲是月「廿日」，實爲廿七日之誤；此雖小節，亦關信用，合併聲明於此。

本刊周歲詞

焉如

人類，從其爲「政治動物」之觀點言，無問屬於何種時代環境與政治體制，概可別之爲統治與被治之兩階級。此兩階級之關係，雖經任何方式之控馭，終不能泯滅裂痕，盡如理想之所期。夫以「萬物之靈」之人類制服一切動物，誠爲天經地義，然言及以人治人，則問題複雜，矛盾生焉。蓋治者階級中既難免倖進濫竽，而被治階級中尤非盡屬不肖，運用失宜，衝突以起，是以中外數千年歷史之推演，無不以治者與被治者之殘酷爭爲骨幹也。人類由原始之酋長政治逐漸進化而成現代之國家形態，制度屢更，變亂迭乘，此非由於人性之好亂，實爲追求最高政治理想之必然過程。因古今充滿掠奪欲望與寡頭主義之政治，無論其形式之爲君主專制的，個人獨裁的，或虛僞民主的，要皆非政治生活之正軌。吾人認清政治的運用，除人類精神上之差別（知識的）不能免於「優者適之」之原則外，凡屬以物質條件之差別（如勞資兩方之經濟差別，統治黨與黨外之強制

差別，男女老壯之生理差別，概宜歸納爲物質的）作爲統治與被治之標準者，皆在理論上爲不可通，而在事實上尤終必爲釀亂之源也。準斯以談，最高之政治理想，必然具備兩個原則：一爲多數主義的，一爲知識中心的。因政治必須以國民多數之向背定取舍，而羣衆意志，胥應經過議會或其他會議形式以表現之，故民主主義遂演爲廿世紀政治思想之主潮；因政治必須以知識力量爲運用之重心，故真正之民主政治，同時又必予知識分子以最高之尊崇，而一切人才咸得經過考試制度或羣衆選黜以甄別之。惟其能一切聽取於國民之多數，故匹夫之野心無所施而獨裁之反動未由現，惟其能着重於知識動力，故國家社會得循進化程序作突飛之邁進。夫必以法西斯蒂專政如意大利，又必以一黨專政如我國，要皆非政治演變之正軌。因前者爲絕對違背民主主義之寡頭專制，後者爲無形排斥賢智之政黨壟斷也。本此認識，民主主義遂爲吾人十數年以還，鏗而不舍之信仰。

而輿論事業，亦即爲吾人永久藉以獻身信仰之工作。

輿論者，直接代表民衆意向，發揮知識學理之廣播樞紐也。近世民治國家，無問其體制爲君主或民主，莫不重視之，信賴之，爲唯一廣大之政治動力；於以確定國是，轉移風尚。顧我國則民主雖號稱已久，而民權實質猶在少數當局之巨掌中。輿論尊嚴向遭蔑視；輿論權威更於何有！於是念餘年來，我輿界論仍不過日事剪貼工作，或但爲要人作起居注。至於內政之因革，外交之方針；平日施設，戰時應付，則輿論之足以影響政府者曾不多見，或甚幾微。

雖然，吾人既認定國是者必須透過輿論，賢明之政府終應尊重民權；故苟不欲放棄民權而必促進民治者，則輿論事業正屬重要政治服務之一種。此吾人所以創辦本刊而又以「民治」揭諸標幟者也。

而既一載於茲矣；瞻前顧後，感慨無窮！略寫欲言，用作紀念。

「民治評論」者，乃迭丁艱險，痛史層層之劫後餘生也！其最遠之始基爲十二年前創

辦於故都之「民治通信社」，慘淡經營，發展甚速；但因誅伐賄選，蔚成空氣，遂觸賄選政府之忌，主幹下獄，該社被封，是爲吾人因主持正義而遭摧殘之第一次。然信仰所在，此志不渝，旋於艱苦奮鬥中恢復，而仍力持正論，摘奸抉隱，以與黑暗勢力周旋到底；坐是橫逆頻加，且封且復者凡三次，又移設天津者一次，其經過略見本刊第一期發刊辭，當時參與華北政治生活之人士今尙多能熟憶之，無俟贅叙。

政權遞遷，國都南定，民治通信社遂應時代環境之需要，遷至南京，改辦爲「民治報」，於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創刊問世。然處金錢萬能，輿論非循半官式或資本壟斷制難以圖存之現狀下，以個人之張羅措置而發行日報，其受制於經濟而時感飄搖者，實不啻預定之斷案。故當時艱苦備嘗，奔走羅掘以求該日報生命之延續。賴同人之奮勉掙扎與社會之愛重護持，民治報終能由時虞不繼中達到相當穩定之常態。同人亦益由惡劣命運中力爭上進，惟恐記載論評之不能代表國民意志與公是公非，故一本主持正義，反抗

強暴，毫不寬假之精神，以批判一切，所指摘匡正者愈多，而引起意外之壓迫亦愈烈！迄至民國廿年八月廿日，遂又因言論之鯁直不苟而重遭危害，主幹主筆被逮，報館被封，於是此絞盡腦汁心血以事支撐之民治報，又在青天白日之政治罡風下，以一年八個月零四日之稚齡宣告天折！此言論界於堂皇約法頒佈後以身試效之「第一章」，亦吾人在黨治下以事業殉信仰之痛楚回憶也。

吾人既一蒙通緝，兩經累綫，三遭查封，乃由迭次之慘痛經驗中，惕然於「民治」精神不特見毀於北，亦且見惡於南，同時並感覺號稱民主政治國家之新都，其實際周遭乃絕少自由之空氣足資吾人呼吸者！於是吾人效子平家之言：「遷地爲良」，而於海上改出一「民治評論」週刊，復以言論主張與國人相見。

民治評論之創刊，適在淞滬戰罷，國難空前之歷史顛危中。吾人蒿目時艱，夙夜憂憤，痛國亡之無日，警言責之在肩，刻苦自勵，始勉達此周年屆滿之五十期文字收穫。成雖績罔有可述，盡責則無忝自我。今屆周

齡，爰本自勉自銘之旨，對此齒稚力微之讀物作簡括之檢視。

其一，本刊既揭發同人十餘年來信仰一貫，奮鬥不息以追求之「民治主義」爲旗幟，故此一周年來之整個論調，一惟謹守「民治」觀點；既發爲「民治通詮」（見第十二期）以作理論之闡述，復刊行徵文專號（第十期）以集諸家之理解，此外論列，一視準繩，俱可覆按。吾人固不否認：歐美各國民治之推演，已因資本主義之沒落而瀕於形似質非之破產；然此實人爲的政治經濟弱點所造成，絕非民治主義本身之流弊。近頃國內亦漸有欣羨歐洲獨裁制之風行而爲之神往，企圖於政制上有所移植者，斯則摧毀民治，違反民意國情之最大愚妄！吾人既爲民治主義者，則同時必爲任何形式內容之獨裁論之反對者，此一年來本刊對於德意法日各國猖獗正力之法西斯運動，所以不斷加以抨擊也。

其二，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之窮兵黷武，已造成中國空前之外患時期，國如累卵，民皆倒懸。日本之進攻不斷與中國之應付吃力，已演成亞洲之重大危機！外交

上之屈辱失敗，軍事上之失地喪師，又已成爲中國當局政治生活之常態！故創刊以來，關於抗日反帝問題之論見，在本刊之質量上，超過一切問題之比重。吾人方謂蠡測管窺，必得廟謨對策之反，孰意國難事態之推演，竟往往與吾人所預言者若合符契，此吾人絕不以言之有中爲倖，反深滋憂懼，歎國事之愈不可爲也。

其三，此一年來吾人對內政匡正之言論特少，此固國難日亟，客觀事態之反映，但同時網禁森嚴，動輒賈禍之經驗教訓，要爲吾人對許多問題自甘緘默之原因。所謂「無冕帝王」，「輿論權威」也者，不過治者階級藉以籠絡知識分子之術語，非正義晦塞之現世所能幻想！且朝廊鸚鵡，掇拾要人餘唾以伺顏色者，比比皆是，何待吾人！年來履冰臨淵，深自蹈抑，雖能照常出版，未干物忌，然已有背爲民衆喉舌，不放過一切問題之記者天職，清夜內省，未嘗不自慚自咎，又深嘆亂世之不易處也。

其四，黨同伐異，古今通弊，目前派別分歧，異說騰起，消涉激銳，則曰「反動」

過於迎合，又曰落伍。吾人「反動」既有所不爲，「正動」又何從說起？年來本不偏不黨之立場，發鼓吹民治之言論，深幸能自脫於赤白線外，未落成見之窠臼；除真理爲一貫尊崇而外，吾人實未代任何方面作播音機也。

上述四點，爲此一卷凡五十期中之內容與取材。就中除社員之經常撰述而外，讀者之投稿不及四分之一，此雖由投稿者不多及佳構之過少，絕非由於出版界通病之主觀封鎖；但長此以往，實有失言論大衆化與集思廣益之要旨。且除政治外交之一般述評而外，關於討論各項實際問題（如倡妓開禁，災民救濟，青年失業等）之文字及報告各省狀況之地方通信，均絕不充份。其應加改進之弱點尙多，去吾人所預期之理想實遠；今後應如何努力向上，此在編者固責無旁貸，同時尤渴望讀者予以切實之糾責與多方之愛護，俾本刊能盡其較大之職任，成爲羣策國是之共公論壇，則何幸如之！

x
x
x

民治起點

蔡子民

民有民治民享，是共和國的真相，而以民治爲骨幹。因爲人民若不能自治其國，則政府即有「日蹙百里」的現象，人民亦無可如何；何所謂民有？又使政府憑「朕即國家」的蠻力，苛征暴斂，使人民有救死不贖之苦，而無樂其樂利其利之感，何所謂民享？

民治與獨裁相反。獨裁是自上而下，如論理學的演繹法。止要有一個或幾個賢能的人，在統治的地位，實行開明專制，就可以把一國轉弱而爲強，轉混亂而爲有秩序；如畢斯馬克時代的德意志；如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民治是自下而上，如論理學的歸納法。先由各小範圍中各隨其特殊情形，爲合理化的生活與工作，以漸與其他小範圍在一種共同條件下集合爲合理化的國家：這要如公羊春秋所說人，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始能達到；現代如英美兩國的情況稍稍近是。

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中國人建築重在上梁（所以文人上有上梁文），而西洋人建築重在奠基（所以舉行奠基禮）；這真是很有趣的指示。重上梁是自上而下的辦法，重奠基是自下而上的辦法。在已往時代，的確中國人偏於前者，而西洋人偏於後者；到現在却有點不同了。止要看意大利，德意志等國，都本著上梁式的觀念，實行法西斯蒂制；而孫先生的建國大綱，却是本著奠基式觀念，要從自治制做起的。

孫先生在建國大綱上規定以縣爲自治單位。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

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爲憲政告成之期：這全是自下而上的辦法。但是我們這些孫先生之徒，擔負了訓政的名義，已經數年了；而要求指出一個完全自治之縣，竟指不出來：這真是愧對孫先生的一端！

但是認識這種自下而上的理想而實地試行下層工作者，據我所知道的，全國中却有幾點，可以特別注意：

(一)晏陽初君與其諸同志在河北定縣所辦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本起於江浙間流行之平民千字課，專爲識字運動而設，佐之以電影；熊秉三夫人所提倡的。不意江浙間盛極而忽衰，晏君乃行之於定縣，並得美國教會之助力，除實施學校，社會，家庭三種方式之教育外，並研究文藝，生計，公民，衛生四種教育之連鎖。設立研究村一處，實施中心村三處，期以研究實驗所得，推行於三個實驗村，現已漸著成效。

(二)梁漱溟君與其諸同志在鄒平等縣所辦之村治，以各村的民衆教育機關爲中心點。其校長以在本村有勢力者任之；雖不識字，或有嗜好，均所不問；教員則必以有學問而無不良習慣者爲合格。其各村主要事業，不必相同，各視其需要而定。如有水旱之災者，先治水利；有匪患者先辦保衛團之類。俟主要事業辦有成績，再舉行次要事業，所以成績卓著，信用亦好。

(三)黃任之君與其諸同志在江浙兩省所辦理之農村改進區：此爲中華職業教育社各種事業中之一種。最初試辦於上

海相近之徐公橋，後來漸推行於鎮江之黃墟，紹興之舟山，蘇州之善人橋及蕭山，丹徒等地，而皆以徐公橋為模範。其辦法以本地有力而先覺者一人為中心，以有志而素有研究者主持其各方面之事業：如增進生產力，脫除惡習，促進人人向上的願力。於一個小區域中成功後，漸漸擴充範圍，所以能不失常預定的計畫。

能力本位救國論

劉冕執

抗日剿匪在現狀下絕不足以應付之根本理由——如何採取能力本位制便可以救亡與邦？——此制之具體辦法五條——以突增一百萬萬元之鉅數何事不可為！——能力化與共產化之比較如何！——一部分冥頑之湘省人士對錢幣革命之歸罪——斯篇終不過「繞朝贈策」之義已耳！

記者按——今人談救國者多矣：曰教育救國，曰實業救國，曰農村救國，曰航空救國，曰國術救國……

固莫不有其本身之理由；甚至有以「電影救國」，「補品救國」為號召者，雖其意在宣傳營業，要亦有其理由之一點。然無問口號之千萬，吾人試思其唯一的根本的救國方略何在，有此一方略，則上述各種之部分的救國目的皆可並力以赴而一一達到，是則作者所倡採用能力本位制之錢幣革命是已。乃國人對此尚無普遍深切之觀念（殆亦由宣傳力量之未到），而我麻木之財政當局未能自脫於銀行團之樊籠，毅然行此救窮救亡效率最速之偉策，斯誠可為嘆息者也。本篇不過劉氏之片言，其全著存湖南錢幣革命協進分會尚多，讀者如有研究興趣，但寄郵票一角，該會（會址長沙落星田六十九號）必能

其他我所未曾聞見的，或尚有多處；然我姑以此三處為代表。覺得建國的根政策，還是要從這一類的組織起點，方合於自下而上的步驟與孫先生建國大計，並不是憑藉一人的權力，可以襲取而得的。

一九三三，五，一八。

以劉著洋裝二鉅册奉贈也。

又按——最近美國若干工程師由斯高特領下所倡之技術統制（或譯技術主義 Technocracy）主張廢除價格制度，發行能力證券，此與劉氏研究「能力本位」制之最初五年中見解略同；至今美國該技術團體尚未能發表結論，究不明其具體辦法之何若；而劉氏則以其精密研究之結果刊行於世已有年。國人之崇拜西儒者，劉氏固以為不足齒數，吾人亦豈肯盲目信仰耶？深望讀者注意焉。

二二，五，一七。

今欲救中國，非於抗日剿匪均有辦法不可。而日寇匪患，雖似標症而實係本症；因其伏根均在數十年前也。若僅治標有辦法，而治本無之，必不足以救中國。况現在政府當局之治標的辦法，均不足恃；以盲夫治本的，則更

屬無望。故現在之政府當局決非能救中國之亡者也。

現在政府當局之不能救中國，豈真其自然人之不足以救中國乎？余以為非其人，乃其法，之不足以救也。現在政府救中國之法如：開放政權，制定憲法，告訴國聯，結交俄美，以及杯水車薪之銀行，暴虎馮河之戰術，自以為得之矣；而不知其均係補助品，而非主要藥。主要藥安在？則財政上經濟上俱有辦法：可以建國，可以興國，而何有於不能救國！欲問此方法如何？則不必乞憐於國聯，不必告貸於美德諸國；而遵奉 總理錢幣革命之遺教，以實行能力本位是也。

能力本位何以能救中國乎？余最不好為抽象的理論，而必切陳其具體的辦法。此在拙著「錢幣革命逐漸實行方案」中，固已言之甚詳；今為讀此文者之便利計，再引述能力券之辦法大綱，而逐次說明其何以能救中國：

(一)能力券由國民政府印刷，並仿郵政辦法，設局發行。局分四等：凡發券過千元者，由一等局發行；過百元者，由二等局發行；過十元者，由三等局發行；不滿十元者，由四等局發行。

(二)各局均設保證委員會：凡財產滿十萬元者，得充一等保證委員；滿五萬元者，得充二等保證委員；滿五千元者，得充三等保證委員；滿一千元者，得充四等保證委員。保證委員執行保證職務時，由發行局依所保證之券額，酌給津貼。

(三)凡在發行局所在地之住民及機關，經保證委員之保證，均得領券發行。但人民發行額，至多以財產價值或工作收入十分之一為限；機關發行額，至多以歲入或財產

價值十分之五為限。發行時當納發行稅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八於發行局，以充發行局之經費。此條之工作收入，可以發券至十分之一，即所謂能力本位也。但實行時仍當以家庭狀況及其個人之財產信用為主；蓋財產為能力之所表現；僅有能力而無工作，或有工作而其財產信用不固者，必仍不能得保證委員之保證；因恐其無力償還也。故在國民道德法律未能嫻習以前，此項能力本位必仍以財產為背景；不過有此規定，則增加能力及發展能力之機會漸多，可以緩和現在之勞資糾紛，及弭除將來之階級戰爭也。

(四)能力券通用期間，以十二個月為限；發行人屆期滿時，以原額券繳還於原發行局；但繳還之券，不必為本人所發行者，亦不必為本局所發行者；持券人遇滿期之券，得向各地方發行局，兌換未滿期之券；此即商家之撥兌抵消，外國之手形交換；改良兌現之手續，不必搬運現金，其效用則較之現金而猶愈也。

(五)關於國際出入，仍照舊例，以能力券向國際匯兌銀行匯兌之；而國際匯兌銀行平時則囤積現金及外幣，以資應付。

右列五點，簡便易行，絕無滯礙。然謂其對於抗日剿匪為主要之方法，則又何說耶？請述其理由於後：

日之謀我，數十載於茲矣；而今日之所以收此效果者，決非僅在於兵力，固挾其經濟之潛力以俱至者也。苟非先之以經濟侵略，則吾國之元氣猶存；武力壓迫，所勿懼也。惟以經濟侵略為我國之致命傷，則金錢既盡，國脈隨之！故現在之日兵壓境，為所欲為；雖抱長期抵抗之決心

，僅有坐以待斃之事實！倘依上列第三點之辦法，則國家財政上可以立獲三四萬萬元之金錢；以半數為購置飛機，高射炮，坦克車之用，以半數為興辦國防事業如鋼鐵廠等類之用；則國力突增，不待哀求而助者自至！且我能化腐朽為神奇，則彼方心理，當亦自歎其勿如，而氣為之沮；強子掙扎，必難持久；即持久而我亦不懼之。故當局苟展其目光以向外，而不以採用學人之言為恥辱，則能力本位，鄙人固敢切實負責以為努力救國之先鋒！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能力本位，固尋常而非非常之原也，倘亦懼之，則是政府者黎民之不若矣；欲其不率國人以淪為奴隸牛馬，其可得乎！

匪之蔓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蓋播種於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植苗於國體變更而政府不知注重於社會經濟。吾國與各國通商八九十年，僅有五年輸出超過，其餘均係輸入超過。輸入超過，必以金錢為之抵補；此項抵補之金錢，雖未必全數運去，然其主權必均在外人之掌握中；再行發還，其事絕少。故積久至於今日，民間通用貨幣，久已不敷分配；所謂「泉流布護」之義，已成涸澤枯池！且民衆觀念，在從前君主時代，尚多貴貴而賤賤；自共和成立以後，則多貴富而賤賤。貴富之觀念日增，於是上下

交征利，而匪之慾念生矣。故有形之匪既集於一隅，而無形之匪尤徧於全國。探其本原，皆由經濟壓迫金錢競爭之所致也。倘依上列第三點之辦法，則全國人民可以驟得十分一之經濟活動；以二十餘行省四萬萬人口計算，至少可以突增百萬萬元以上之金錢。土地人工，俱為鑄幣之材料；各盡所能，即各得所需，不假他人分配；以視莫斯科工人含辛茹苦，造精美物品供外人享用，以博取金錢而供政府揮霍者，其優劣為何如；吾知能力化與共產化一經比賽，則自由幸福與支配生活，苦樂懸殊：第三國際之老巢，不予動搖，吾不信也！

！如湖南每歲入超，多至二千餘萬元，必付現金以資抵補。去歲年底所販之外貨，今年正二月必付款償債：付款過多，匯價必漲；匯價既漲，則銀錢業必運現以牟其利。欲防制現金之外溢，惟有速行能力本位，增加活動資本，與辦生產事業，以為根本上之救濟；乃湘省一部分人士之挾私固利及冥然罔覺者，藉運現償債之機會，反誣錢幣革命以罪名！讀者試就前列之辦法思之，於固有之現金，究竟有何衝突，有何損害；而必誣之為蛇蝎！以致建國與邦之策略，徒供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坐視神州之陸沈也！然則斯篇之作，亦不過一繞朝贈策」之義已耳！豈不悲哉！

不戰不和不放棄的倒日方略

徐佛蘇

——某當局前謂交抗並進，後謂和戰兩窮……豈除此兩點外即無他策乎？……我之世界外交武力政策的縮寫——

今逢民治評論週歲紀念之良辰，又適爲日人對華侵奪擴至平津之慘日！下走家居北平，綜其間見，惟有景物悽悲，戰線嚴佈；及市民惶駭，中產之家亦皆紛紛遷居之兩事而已。走雖有代貴刊作一戰地通信記者之心約，不欲棄職他去；但如此環境，又何能伏案幽思，多發政見以酬貴刊徵文之盛意耶？故只好節錄平日函稿，移花折木，牽羅補屋以塞責而已。但下走對東北事，久已竭盡腦力，完成巨幅腹稿，如同實寫風景的電影片，有形有聲，其人其物，呼之欲出；惟苦鄙策深曲，絕非一二篇文字所能詳述，且多有未便發表於刊物上者。鄙意國中英哲如對鄙文有懷疑及不慊者，儘可賜箋盡量訓導，下走自當逐點答辯；以便集中羣英之思想力共擬方案，供政府核納。政府雖不認在野人配談外交，而吾人爲愛國常德所支配，自當敝帚自珍，不能以外交方略洩聞於外，此則特請閱者注意者。

二二，五，一五。佛蘇附言。

我國近年一部對日的外交史，綜其性質，恰似「一部民族腦力衰弱的診斷書」。而今日對日無時間空間限制的失敗，並追溯過去預料將來的種種失敗，皆係此一病症所發源。因既無衝突力又無思想力的民族，斷無能生存於現代之理。查現代國家，尤其弱小國家，若遇有非常外患到來，絕末有不集中其少數英才發展其思想力，組織力，而能渡過其危機者。乃我國摩登式的官僚，其本身脂肪質重，神經質弱，凡事不知慎思明辨，運用腦力，打開環境；而又聰明自用；欲以四萬萬五千萬人之生死殉其一人功名之成敗；若聞他人有救濟國難之精思妙策，輒忌之侮之指

爲空談理想；甚或聞他人想出非常方略而爲彼之腦中所無者，則不暇計及其中有無深曲處，及非常的病是否正需此種非常的藥；而輒諷人以惡名曰：「此言無常識」；或則「此人有神經病態」。豈知其本人太無思想力，致易爲他人之思想品受驚駭乎！又豈知今當非常國難之時，正需人有非常思想及方略，以供政府之折衷修改；而決非發表幾句洋八股，老八股及外交八股所能濟事者乎！

下走深覺今之國難釀成如此慘酷者，全係因中央諸公誤認國聯及各國對於東方之外交情勢，尤誤認暴日內政外交種種之非常情勢，致無從想出種種求友禦敵之非常方略；而又誤認未有外交經驗之在野人士不能想出外交方略之所致也。因有此三大誤認，故前此專逞復見，多存癡望，以爲國際如何可恃，抗日制日如何有把握，國內人民如何可欺敵，而絕不想出自動的，秘密的，各種制日之大方略；及至領土愈亡外援愈弱之今日，則當局諸公手慌足亂，坐視人民不爲漢奸，卽爲楚囚齊虜！縱或此時仍有迂士癡人不顧各「事務家」前日所謂「有神經病」之譏，而仍條陳其各種非常方略於政府；但又恐政府因各事絕無預計始基而又謂「寇入已深，非議論外交大計之時」，終使民意儼論無扶助政府之一日，民族無發展腦力於外交界之一日也。下走情非得已，今欲就國難題中略述區區過去之思想主張；及政府絕無非常方略之咎，以就正於並世賢哲。至各事務家將譏我爲空談，甚或給我以何種諡號，則不必計及也。

雖然，下走一年來卽確認：東北問題「萬不能戰，萬不能和，且萬不能放棄」者也。除關於此項問題之非常方

略外，下走決無他策可陳。距今一年半載以前，下走即曾先後致數友長函暢談此策，足以警醒全國人民主戰主和之頑夢；堪以鼓動世界各國之援助。既如此，則今日無須為國難事再贅一文；而即追錄前此致各友之函稿，櫛比於此一篇幅中，略表鄙策可也。

但有兩點須聲明者：(一)致各友函中，意義固周備；惟外交方略多有不宜洩秘者，故今日只宜節錄，甚望有識者舉一反三，半以意會之。(二)既係追錄各稿雜湊成文，則文中語意自有複寫處，脈絡體例自有窒塞處，并望閱者不以詞害意。

(一)甲函中一段文云：今之對日，已至萬不能戰，萬不能和且萬不能拖延之末日！我國應運於不戰不和不拖延之七字外，發現根本窮日倒日之奇策。何也？因若言戰，則必再失地，不已；若言和，則日人久已要求我國暫時忘記東北領土；若不戰不和不而拖延，則日人之大陸國防工作完成後，不畏各國聯軍進攻矣。事實如此簡明，我國人只好於和戰兩途之外，另想定世界的外交或世界的武力之兩種政策：

- 第一步，必須除武力外，先有妙策，自然的使赤軍消化；並使各反動派的政府及人才對於中央形成分治統一之實，然後全國始能大舉抗日。蘇聯見有我國武力作先鋒，且有他國作後援，亦即無顧忌的助我抗日。
- 第二步，必須有中俄的陸空軍百數十萬人能在東方抵抗日本陸空軍，美國始肯以海空軍在西方出抗日之本海空軍。
- 第三步，必須中俄美兵力略等於日，英國始能投機對日。

警告，甚或出兵助華；法國始能投機提出和解條件；國聯始能乘機對日制裁。

此係順序的銜接的步位，不可少走一步或亂走一步！何也？因未有第一步，則第二步第三步無基礎；未有二三兩步，則第一步之始基亦無之，故此三步工作雖有下手之先後，但非三步工作均完成後，則各國皆不肯或不能發動。

其次，國聯特委會報告書雖已宣判日人為「侵略者」，但此書不過如同繪成一條龍形，尚無龍睛；若我國能造成各國抗日之優勢，則如同此龍形已由我國點睛，立可騰雲駕霧，張牙爪，掃除海中妖物矣。此可見我國如能從大外交政策上努力，自可使國聯判詞有機執行。

國聯調查團領袖萊頓氏前在日內瓦演說謂：「援助中國者為日內瓦乎；為莫斯科乎？」竊按斯語非常警透，有雷震宇宙！其意若謂日內瓦若不能解決中國東北事，則中國政府或求助於俄；中國人民或因被迫赤化！下走聞之，常至眠食兩廢，深嘆人萬不及他國人之腦力。而萊者，則一英倫之世界政治家也。彼一局外人尚預憂中國人將求助於莫斯科，則我國人今為救死而聯俄，自是極合情理之事；乃中央尙欲挾本國的小人才，小武力，對暴敵言和言戰，不知實現萊頓氏之所預料，此真無思想力組織力之下愚也！何況鄙策絕非單純聯俄；實係欲其聯各國，就萊頓氏所謂日內瓦或莫斯科援助之兩說而兼用之乎！

其次，今日世界本無何國能在東方獨立對日作戰者。

即遠論將來，若各國能在東方發展，日本必更加發展，則任何一國，欲於二十年內外以武力制日，要屬夢想。故我國必須能在國際想出一條倒日的「連環妙計」，不使某一國對日孤立冒險，而後各國始敢分工合作，前呼後應，各出其幾份實力以聯合抗日耳。因考國際史上最能操縱外交，目光四射，確有世界政治家之腦力者，本以英人為第一，法人次之。此二大人種最善利已與投機，亦最善共利與解紛；尤以盎格魯撒克遜人性，其腦中政治的彈力實係上帝所鍾愛而特造，為任何民族所不及者。其對世界一言一動，全以機會順逆為轉移：有機則投若狡兔，無機則靜如處女，再伺他人之色笑。例如我國今日倘不能造成各國制日之機勢，雖欲涕泣跪求英法自動助我，則恐不僅難動其慈顏，且恐我愈哀求，彼愈對日親善，借洗其疑誤。若我國能以各國共同制日之妙策祕商於彼，則雖日後嚴拒其合作，彼且將大步入室，昂首吐露其堂堂和平正義之詞鋒，無暇窺察其東島好友彼時之唇掀目逆矣！雖然，鄙言決無譏諧之意，下走素性固極敬佩英法民族之政治腦力者，良以國際情勢非常密複，大國之一言一動，甚關多數國之存亡禍福，絕難專顧一國之私見及國際空闊之公法公約，以判定各國之紛爭，而反惹起世界未來之戰亂。英法政治家之能昂首為國際政治家者，即深明此理故也。使我國政治家能有其腦力之什一，則雖貌似嚴重之東北問題，其內幕究有當然解決之坦途在也。如果我發展腦力，造成各國銜接助我之機會：祕請俄美為先鋒，英法為後援，前後互為因果，此即孫子兵法所謂「循環無端」之作戰奇策也。何以中央今尚只有一「交抗並行」及「和戰兩窮」之空談（

按政府既言一面交涉，又常否認對日有交涉；前日使芳澤來華時，政府諸公會力辯未曾與彼晤面，致吾人不知政府所謂「一面交涉」之說究作何解。但在此不贅論其事。而絕未聞對各國訂一不侵犯的明文，及攻守的秘約乎？更何以中俄復交後，俄人反日益不顧我國權益，且欲對日祕訂各條約乎？此可證知我國外交當局事事澈底失敗矣！痛哉！我國民性已墮，國魂將亡，國難之來，全國人如醉如夢，如入迷魂陣，幾無三五人能有真知灼見堪供參攷者；雖號稱大名流，大言論家，非係極端主戰或主和者，即係專罵政府亡國或專責人民之攻擊政府者，絕未明暴日之立國精神及其軍事在世界上佔何等地位；又絕未知東北惟一的病原，畸形的病態何在。但欲運用小智謀使美國以經濟政策窘日，使各國不對日滿投資，使東北不能經營，此與陰陽家預言日本將因「地震亡國」之釋見何異？豈知日人雖真至地震亡國之末日，而猶能倉卒出其一二十師團之蠻力，西渡上陸任意奪據一領域，便能組成一富強新國乎？嗚呼！國無魂，民無腦，豈易苟存於今世乎！

(二)乙函中一段文云：湖敵入初奪遼城時，走會迭次上書刊文諷告中央：「於一面通知國聯作證之下，一面對日開議，借奪其所謂我國不與開議彼故出兵之口實。且我於會議時堅拒其非法條件；將破裂時又偶一相機略予讓步，使暴日在會期中利害交戰，啼笑兩難；在國聯善意監視下，不易斷然決裂，擴大戰事。雖明知其野心勃勃決難就範，然我即可於此猶豫期間，另謀集中國力及國際制日之各方略；縱或會議終於絕裂，然一二年之內，日人究難一氣吞盡東北全境，究因時間延長必將多耗兵力財力」等語

，此最初抗日之鄙見也。迨至中央偏信各「外交事務家」之言，毫無方略的一味仰賴國聯扶護，暴日復進奪我領土無已，下走乃不復有交涉開議之詞，亦即未忍再談國難矣！惟日夕含淚苦思，既覺暴日不僅背棄一切公法，且已毀盡人性；我國決當於和戰二字之外，發現秘結各國窳日制日之妙策，使其驚懼就範。下走此時本久有數策，但因（一）外交當局所謂「抗日有把握」，恐野人發言徒擾其預定大計；（二）策中多深曲奇謀及不合常例處，非常人腦力所能知能行，若違向信仰不深鑒別不精之當局輕言外交大計，則恐常人聞知，將據常理，割小節，以訾斥全文中奧義；甚或詆吾人為有政治慾思想病，故是灰心不復建議也。

又云；世界各國割讓領土，甚至亡國，不是奇事；但國人魂亡腦亡，想不出一個抗敵自衛之策，致全國人哭不得，笑不得，活不得，死不得，則真是亘古恥事！

（三）丙函中一段文云：今之國難實係九十年來國人不記國恥，不知革新政治，盡量作孽，滅絕國化民德之結果；（按我國歷史上本絕少有系統的國基，國政，國學，國化及政治家，但當別論）而敵人之預謀亡我，亦已六七十年，則我國今日將憑何心何物挽此浩劫乎？但此言係論常人者；以言非常之人，則任遭何難，總能有最後方略，所謂世無難事也。今之訓政者自當稱為國師，尤非常人者，何忍於全民哀泣聲中，忽謙讓未遑而自嘆無辦法耶？迴憶昔年軍閥官僚造成種種內憂外患，致活活氣死孫中山先哲，至於肝裂剖腹，舉國同憤；然而今之人民因此空前之國難而被當局氣死者，不知若干人？恐就四億人中平均統計

，每人或已氣死一年的壽命。其中知識較低及其身家去東北東南各地較遠者，則氣急短命之分量亦較短；反之則愈重。而其中極有才識之賢哲，或極有血性之青年，則更因國難氣急，不難概算他為短命十年！（按就人類生理學上各內臟言之，雖遇有飢寒，疾病，毆打，監禁，甚至雖有戰鬥及折斷肢體等事，而亦未必短命，惟最可慘者，即係長期哀憤與冤屈，而不知對誰洩憤，對誰訴冤一事耳。精切言之，凡事能急得一哭者，則氣可一洩；若急得哭不出，哭不盡，則無名毒火焚燒臟腑，必至短命；且其人或將自尋短命；其親友亦將羨其短命，唁慰其短命！故明生理及醫學者，最戒人過於哀憤。）嗚呼！同色同形之日人乎，訓政專政之我政府乎，今何忍長期作此亘古創見之戰禍乎！尤望我政府暫時於可能的對日讓步之外，急當另定窘日倒日之秘計大計；儘可有形有限的戰死人民，萬弗無形無限的氣死人民！然則中央諸公盍速一面集三五人傑伏案苦思，一面創設「求言專署」：對於全國少數有政治外交腦力之人，標題徵文，以其擬定一種長期外交大計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將見種種起死回生之妙計活現於公等之腦海中矣！否則豈僅今之國恥難雪，且恰似九十年前之視今日，愈見國恥之方興未艾也！吾民將求一死所而不得矣！

編者按——徐佛蘇氏天資聰明，識見卓越，對於國事，尤多苦心焦慮之得，故發為政論，每見機先，不落窠臼；而方略所擬，自有其獨到之處。斯篇不過割裂舊日函稿之一部，而其「大外交政策」之腹稿，則吾人尚未獲觀，亦以事涉秘密，自有不能宣之

楮墨者；然僅就茲篇所露之鱗爪，已不難尋釋其旨
微意遠之所在，倘蒙海內人士進而討論批評，斯固

氏之所樂聞，亦本刊所最歡迎者也。

華北停戰談判

蟹厂

黃鄂北上之任務……所謂「人心安定」……屈服與諒解……「隔斷火路」之意義……可知前
此之「抵抗」為應付……華北局勢之展望……縱使諒解成立內爭亦必隨之……「攘外以安內」

記者於本刊另篇「駐平政委會及其人選之存疑」一文，已非常懷疑於該會之作用，苟非適應當局對日妥協之需要而別覓「出路」，則無問就歷史，就現局或就人選而論，其產生之意義實無足重要。乃為時未及一週，平津竟於敵人砲火飛機直接壓迫之嚴重形勢下，因黃鄂氏之到達而「人心大定」，而突傳一片「和平空氣」。然則黃氏此番顯係以「李鴻章第二」自任，斡旋時局，進行和議者；而駐平政委會之使命安在，亦不難於日來新聞之字行間，推敵而得。吾人已再三指出中日爭端，無妥協之可能，而在兵臨城下謀所謂「妥協」，其為投降與屈服之聊自遮羞，尙何疑義。當此飛機輾輻與「妥協和平」聲交響合奏之迷離煙霧中，爰就觀察所得與心所謂危者，逐一論列以喚起國人之嚴重注意：

旬日以前，上海報紙即有黃鄂氏因與日使有吉明會晤消息之宣洩而拒見新聞記者之傳說。據黃氏抵平後之談話，始則曰：「北來之任務，要點不是妥協，亦不是求和，乃在互相諒解下，謀求和平」；再則曰：「謂余此來之簽訂協定，則萬萬不敢」。日本志在吞併，且以割裂中國為既定「國策」，是中國除自甘亡國以外，無對日「諒解」

之可言；日本視華北軍隊之境內移動為「戰挑」，視民族自衛為「破壞和平」，是日本未達其獨佔亞洲之目的，無對中國「諒解」之可言。黃氏今宣言在「不求和，不妥協」之限制下求中日之「互相諒解」，則非癡人說夢，即自欺欺人而已。且黃氏以未帶一兵一卒之文人而隻身北上，一經到達，竟能發生「人心安定」之奇蹟，豈其果係「三頭六臂」之「天神」，足以寒寇胆而却敵師耶，以言威望，則蔣介石，何應欽之先後坐鎮，均尙不足以「安定人心」，而謂一度在曹錕政府代理閣揆之黃鄂反遽足以「安定」之耶，豈非怪異之尤？

「安定人心」，既係除投降以外不能解釋之謎，而現所謂「安定」，實際上亦僅不過十二小時之現象！豈料轉瞬間敵軍並不因華北軍隊之「奉命」撤退而停止進攻！飛機震輒於上，好逆暴動於下，平津且進一步而成為恐怖之窟。此則說明日人之討價特高，故出其更緊張之行動，必待攫取平津，扼我咽喉，然後迫中國屈服於一切無理要脅，以促中國當局所謂「諒解」之實現，否則更進一步，即為華北傀儡之依樣創造；而潛伏平津，甘為民族叛徒者，正復不少也。據日人所傳之停戰條件：（一），須由華軍司

令正式提出；(二)長城附近十哩不設軍備；(三)排日排滿及抵制日貨之停止；(四)中國政府停止對義勇軍之接濟。如此，乃直「招降」而已；何所謂「妥協」。換言之，即須中國肉袒牽羊以求為城下之盟！使此種停戰協定竟在「雙方諒解」之下而秘密進行，則不但「長期抵抗」將成為歷史上之術語，即全國經濟抵制與援助義軍之抗日運動，亦盡在「依法」禁止之列；使當局竟冒千載之不諱而為之，則是直接斷送長城以北之失土，其罪惡實遠在李鴻章袁世凱之上！

黃郛並作最巧妙而危險之譬喻曰：「現局譬如一條巷中，有房屋十餘所，頭兩所已被火，三四所亦將着，如不速隔斷，其餘將歸同燼」。所謂「隔斷火路」，即係劃開滿熱，聽日本逐漸消化之不言而喻，所謂「餘將同燼」，其言外之意，即「抵抗足以亡國」；使此語而非荒謬，則張學良應「配享關岳」，而蔡廷鍇馬占山等，俱應斬首以殉矣；由上引黃郛之談片中，當局誠惶誠恐，不敢再戰之心理，已躍然紙上。更加之以「軍事將領意見一致，中央已決定予黃郛以外交之全權」，則最近局勢之展開，可斷言其為屈辱失敗至於不堪想像的城下之盟！

夫既認定「隔斷火路」為應付危局之方策，然則當滿陽失陷，錦州戰爭之時，曷不遵行「隔斷火路」，以免熱河長城之延燒？於此足見錦州失陷以後之所謂「抵抗」云云，半由於敵或不再南侵之幻想與僥倖心，半由於敵來則抗之勉強應付。此在當局，因已預存「安全退出」，「扼守新陣地」之成算，固不妨作如是觀，然而熱河長城各口之戰區（實則除宋翁等部之防線外，敵人多係長驅而入，

原無所謂「戰」也）人民，則坐是飽受犧牲，慘遭荼毒矣，尙何言哉；尤其不可思議者，京滬間之航空救國聲與戰地敵機轟炸聲遙相應和者，不下半年，吾人除恆聞敵機炸毀某陣地，某城市及炸死若干人民而外，於縱橫千里之戰區，絕未發現我國飛機之影子；更未有與敵機空中作戰聞！

因日軍之進逼平津與「和平」空氣之若斷若續，華北局勢之推演，已屆民族危亡之關頭，未來變化，一半決定於國際政治之彼此搖盪，一半決定於中日民族之自演。吾人默察大勢之所趨，華北問題之展望，可假定言之於次：

第一，據二十二日報載，通州已陷，北平不保，津沽亦難免於糜爛，在軍事上日人已取得控制整個華北之優勢，敵人右手持武器以繼續進逼，左手持招降書以強迫行成，如能償願，則由既奪之滿熱以至已陷籠置之察綏內蒙，均將成為日本依約或藉力取得之「合法」的贓物，從茲暫時休息，以待再舉。如告決裂，則或藉「滿洲國」而發號司令，或設新組織而又一傀儡登場！

第二，列強虎視，各有所欲，此國際性之平津，在遠東形勢上有不許日本獨吞者，日本非不知之，不過利在歐美多故，蘇聯處處退讓。目前大軍既壓平津，列強當然因自身權益之受損害而表示干涉，於是日本不妨因利乘便，由各國斡旋，仿滬戰前例，造成一平津中立區，至中立區以外之到手贓物，則或由秘密規定，或由彼此「心照」之中，正式過戶，以待逐漸使之領土化。

第三，日人最近於上海以「外僑協會」名義，大發宣言，主張海上外僑，一致協調，以增進上海繁榮，取得向

外交團領事團之建議權等等，此即一二八以後改上海為「世界自由市」之舊事重提，其主張之骨髓，即在實現上海之國際共管，一方面略廢列強之慾望，一方面開共管中國之先聲，同時亦在以此為獨吞滿蒙之並行不悖的對照也。

第四，我軍先自撤防，敵師猶追踪續進，顯見日人絕無和平誠意，縱使「諒解」成立，而西南離心，民間多怨，外交之不恰與情，立足以刺激內爭，是隨華北「和平」

呼聲之後者，又為國內嚴重局勢之展開。

總之，黃郛氏此次所努力之「諒解」，必須在最大限度之喪權辱國中始能實現，縱實現矣，但對外既不能使日禍告一相當苟安之結束，對內又為自召衝突，醞釀內爭。大錯既鑄，浩劫隨之，此吾人所以始終認定：舍「攘外以安內」，中國無出路也。

二二，五，一九。

駐平政整會及其人選之存疑

蟄 厂

就動機言此項組織之不必要——就史實言政整會亦不過官僚政治之表現——就人選言賄選餘孽重握華北政權之危險性——「犧牲」之解釋與內容？——就事論事之兩點忠告——且看今後事實如何

本月四日國府命令黃郛，黃紹雄，李煜瀛，張繼，王伯羣，王揖唐，王樹翰，周作民，恩克巴圖，蔣夢麟，張志潭，王克敏，張伯苓，劉哲，張厲生，湯爾和，丁文江，魯蕩平暨察綏晉魯冀五省主席凡二十三人為行政院駐平整理委員會委員，並指定黃郛為委員長。當茲內憂外患，波瀾雲翻之候，乃有是羅致各方人物，蔚為大觀之組織的更張。此其動機，自係一方面受日本猛烈進攻之刺戟而然，同時華北在野者之攪然思動，企圖有所號召者亦頗不乏人。政府為制機先，遂有此相當的開放政權，安插各派之舉，蓋亦思藉以聊慰嗚呼，弭患無形焉。雖然，於當前國難嚴重之形勢下，軍事與政治孰重；而登庸若干黨外人

才，是否即為政權開放之真諦及能否使華北政治有所裨益？過去華北政委會之成績若何？今番人選能否較符物望？凡此皆屬決定華北政整會有無必要及能否負其使命之根本，亦即吾人所願乘此時會，發抒所見以為政府及此嶄新之華北指導機關告者也。

二

綜觀中日爭端，目前實已超越中國願不願（或敢不敢）戰之階段而成爲縱不欲戰，亦迫而非戰不可之問題，深察烽火，平津警耗，已不啻預示古城落日之燕都，何時又將淪爲滿熱之續！局勢之危不堪想像。就敵人言，其「生命腺」之擴張，將隨日軍閥指揮刀之所向而不知終極，就中國言，舍拚全民族之生命熱血，不足以保持最後生存。是

以軍事上用兵抗戰，死守湯池，其重要實十倍於政治上之安插「時賢」。然則支撐華北危局，誓共存亡之事實需要，乃在業經成立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初非北平政委會所有事也。若云國難嚴重，須特別救濟戰區災民（如黃郭氏最近所竭力徵詢，視為要圖者），則以許世英氏主持之賑務委員會，儘足獨專責成，甚或特設一賑委會北平分會以司之，亦非北平政委會之要務。綜觀各情，可知從政治上追尋北平政委會之重要性，實不可得。不過廟謨深遠，該政委會之所以應運而生，容有非吾輩小民所能窺其用心所在耳！

至若政權開放，必須以尊重民權，實行地方自治並召集真正代表民衆之國民大會為根本之圖，斷非援引若干黨外人物，於上層之權位分配中所能奏效者。且建國念年，民困不蘇，此其造因，而政治結構上之疊床架屋，徒具形式，要亦為國計民生交受其害之一端。蓋既陷因人設事之窠臼，則胼肢機關與閑曹冗員即為當然之產物。結果人浮於事，而事無人理，民膏民脂之虛擲，官僚政治之確立，無不以政治組織上之形式主義為根本厲階。不但如此，腐化惡化又從而互相因果，於是在位則貪，失勢則煽，此軍閥戰爭之所以不斷，與無辜小民之所以多無死所也。再者，華北各省政權，全在武裝同志之手，今以文治派之政委會而欲勵行或種程度之政治改革，在事實上為不可能。結果此高高在上之政委會，不特不能於華北政治有所裨益，反徒然安插大批之冗員，以增加國民負擔而已。以上係就動機而言，吾人追求華北政委會之重要性，所獲固甚少也。於是再言史實。

三

溯自十八年革命軍抵定華北之始，即有北平政治分會之組織；此在當地新舊政權交替之頃，確有一新耳目之必要。最初充任該會主席者為閻錫山氏，旋即為張繼氏。該會成立未及一年。當時會因各地政治分會應否裁撤問題而發生中央與桂系間集權或分權之爭持，卒之由中常會通過取消。河北省政府因之一度移設北平。迨至前歲，中央又令張學良，萬福麟，王樹翰等為北平政務委員會委員並以張為主席；河北省政府又因之遷回天津。是為北方名殊實同之最高政治組織斷而復續之又一期。東三省之拱手讓入，榆關熱河之次第淪陷，胥屬該會當衝時代之變化，亦即張學良見棄於衆，被迫下野之因果也。去夏，汪精衛以同時下台諷張學良去職，曾以統一政權不容割裂為辭，今春該會果隨張氏出國而撤消。乃不及一月，汪氏又表示「北方須設一統率健全機關」，而此番「羣賢畢至」之駐平政整委會遂又告誕生。斯為華北最高政治組織斷而復續之第三期。而中央當局對於華北統制方式之暮四朝三，游移不定，及為因人設事，疊床架屋之舉措，皆不難於此事實見之。吾人覆按經過：當政分會，政委會先後統制之時，華北政治初不見有「百廢俱興」之成績；而內戰之烈，外患之乘，則紛至沓來，靡有底止；反之，在此項組織兩度中斷之交，整個華北亦並未見其統馭失據，無所領挈之觀。蓋軍事方面既有其本身之統率機關，而政治又有各該省政府主持一切；且因北平青島均先後劃為中央直轄之特別市，是華北各該省之治權或已縮小，或並未擴大，中央

指揮統制，較前已更爲便利。論者或以「聯省統一」，中央與地方均權之制，爲領土廣大之國家所宜採；華北最高政治機關，正不妨開其先河；然此自是一般省憲（徐佛蘇氏定爲「國憲」，「省法」，「縣章」之各別名詞，茲姑從舊稱。）與國憲間之制度問題，此際根本談不到，更非政府之用心。故就過去史事言，就目前情形言，此新設之駐平政整會之設立，吾人除認爲一種官僚政治之表現外，實尋不出「非此不可」之證據也。果也，近據報載該會委員中之張厲生者，則已先該會之成立電辭不就矣。其理由即謂「本人意見原無設立必要，曾經電請中央加以考慮；」（適見報載：張繼亦復電請辭職）此中八語，固與吾人所見不爽也。姑舍是，就論吾人對於人選之觀感：

四

此次政府苦心羅致之二十三員實爲之一包羅萬象之「大雜拌」！就中竟有若干與賄選政府有直接關係號稱要角之人物，最爲不健忘之國民所驚異。吾人確認賄選政府不惟爲中國抑且爲世界史上之最大污點：其罪孽深重，實遠在以前歷掌北洋政權者之上，而獨與洪憲皇家同其臭量；以論政治手段，則其卑鄙又過之。蓋馮徐段張各屆，猶不過因緣時會擢據大位之惡劣政府，若段且功罪相抵，皆非有如曹錕之沐猴而冠，淆混血統之穢跡不爲人齒也。吾人以爲國民黨政權任如何開放，我國民無論如何優容，對於帝制餘孽與賄選餘孽，應絕對予以壁清野之固拒；否則尙何有公道是非之可言！今竟以賄選政府直接關係之要角，方感閒散沒落之已久，而忽使之重握華北政治之權威，

中央當軸之貴賤人，亦固其所；惟吾人則凜然於「斯類畢出，於蒼生何」矣！若以「歷任顯職，熟習北方政情者」爲必須借重之理由，吾人又以爲莫若曹錕而加之冕，斯其任職更顯；而就熟習華北政情言，若輩較之吳景濂，高凌霨，王毓芝，王承斌，熊炳琦輩，究遜一籌也。

駐平政整委會之胼胝，及其人選中之怪象，吾人方認爲中國官僚政治之特徵；不謂該會委員長黃郛氏，於其拜命之始，又發爲官僚式之談話：再三以「徹底犧牲」爲其上台之號召。夫握權，食祿，斯乃人所追求之「做官」，有何「犧牲」之可言。反之，戰區同胞之日以血肉膏帝國主義爪牙，前線將士之日以生命與暴寇拚擲，斯真乃慘烈鉅大之「犧牲」。今而後該會苟無抗戰禦侮之實際措施以充實其「犧牲」，則在日軍無厭之攻略屠殺下，小民之「犧牲」將更不知伊於胡底，而黃氏個人之所謂「犧牲」云云，充其量亦不過如張學良之下野放洋，逍遙於火線之千萬里外而已，於華北小民水深火熱之命運何與？目前政治當軸，恆樂於徵引舍己爲羣之豪語以爲個人熱中之粉飾，汪精衛以行政首腦而自詡苦悶曰：「跳火坑」，黃膺白以華北主席而自標態度曰：「犧牲」，其辭雖殊，然同爲不可思議之「妙諦」則一也！

五

以上爲吾人對於駐平政整會之設立及其人選之存疑。然該會既告成立矣；吾人就事論事，更進而鄭重指出下列兩點，以喚取黃郛氏及其他委員之注意：

第一，日軍對平津之威嚇壓迫顯已隨諸公各方馳賀之

祝頌呼聲而嚴重緊張，守土抗戰，責任固在軍委分會，然如何運籌擊剗，使軍事與政治打成一片，實為政整會之設想的重大責任。諸公此番挾何策而投艱履險？此則絕不應持「成竹在胸」之半神祕態度，而必須以禦侮圖存，策勵民衆之大計，公開昭示於人，以供輿論之討論批評者也。

第二，在目前烽煙砲火不絕之現狀下、對日雖已陷於無交涉可言之絕境，然日本既不斷以飛機言論作直接交涉之恐嚇與誘惑，國內全無心肝之愚妄冥頑，藉口「不戰不和，終非了局」而暗示中日爭鬥之另一和平「出路」者：

何 謂 新 辦 法

每值時局非常緊張之時，一部分想入非非之民衆，固想望萬能之當局，能如封神榜中之異人，出神奇之法寶，以挽將倒之狂瀾，而少數好弄玄虛之當局，亦復故弄玄虛，以已有新途經或新辦法相號召，一若當局真有神授之法寶，足以却敵於千里之外者，此誠一至可恥可痛之事實也。吾人以爲此種妄想之國人，固可憐可笑，而此種虛偽之當局，亦極可恨可憎，國難之所以日益嚴重，皆此種妄想之國民與虛偽之當局所招致，從今以往，國民倘不矯正此種迷信之妄想，當局倘不收斂此種虛偽之言行，則中華民族之生機，惟有完全斷送於妄想與虛偽之中而已。

自九一八以迄今日，吾人所必取之途徑，抵抗而已，吾人所必採之辦法，亦不外抵抗而已，願當局則先之以不抵抗，繼之以倚賴國聯，及見不抵抗之失策倚賴國聯之無結果，始決定濟之以長期抵抗，然又不從事於長期抵抗之

亦頗不乏人。今當新拜簡命，揖讓而升之際，以「李鴻章第二」爲公等政治前途借箸者，日華雙方，均大有人在！此則不特爲公等一已毀譽之所繫，亦且爲全體國民所誓死反對！一經失足，生前固不免爲千夫所指，千載後尤不免爲黑鐵所鑄也。

駐平政整會畢竟所爲何事；與諸委員隨宣誓就職後而逐幕展開之事實如何，胥有待於天下公是非之衡量，吾人願拭目以觀其後。

二二，五，一四。

德 柏

準備，第欲恢復中俄之邦交，以蘇俄空洞無物之同情，資爲微弱抵抗之助力，既而蘇俄不加入國聯所組之顧問委員會，當局已微知求人良不如求己矣，然仍引領企望華盛頓之或能援我，抑何其舉棋不定，自信不堅乃一至於此乎？今東線動搖，平津危急，而當局又以已有「新辦法」慰愚妄之人民矣。然吾人則以爲當局之所謂「新辦法」，蓋不出兩途，一爲從微薄無力之抵抗轉到強有力之抵抗，求能從大規模之抵抗中殺一條血路；二爲從抵抗轉爲不抵抗，以靜待國際形勢之推移。非此兩途則均非當局所能出者。蓋自九一八以來，當局因抵抗不抵抗之問題，已鬧得焦頭爛額，不抵抗既非輿情之所許亦無以戢暴日之野心，而大規模之抵抗則又無先破釜沉舟之勇氣，故其結果遂拆衷于不抵抗與大規模抵抗之間，而從事于小規模之抵抗，今遽認當局能毅然決然舍舊除新，定爲大規模抵抗之計，

固未免早計，但若謂當局將再返于不抵抗之前路，一任日本之所爲，則亦未免厚誣當局，處此情形之下，吾人實不信當局之能行「新辦法」也。

或謂北平日使館所發表之武藤宣言，已表示非至中國軍隊不發一彈決不停止進攻之決心，日本內閣會議之際，荒木亦有一俟長城附近無華軍蹤跡日軍即不難撤退之聲明，吾當局未必非圖一時之苟靖，而爲養精蓄銳捲土重來之計，固亦近情近理之一說也，然無厭之日本，孰能保證其無更大之野心？瀋陽之不抵抗，固無裨于和平，錦州之撤退，又不足以阻日軍之入關，任其佔領榆關矣，而熱河亦終于被據；熱河已入其掌握矣，則又有劃長城爲中立區之要求，長城各要隘已悉在彼之手中矣，乃又以必須不使中國軍隊追近長城之理由，再爲大規模之攻擊。今有誰能保

論政權者之言責

炳 華

政權者自外於輿論爲一種畸形現象——造成此種現象之原因與結果——糾正之刻不容緩——輿論權威之確立——言論界團結爭鬥之必要

中國今日之大患，不在外力之煎迫，而在無抵禦外力之政策；不在經濟之破產，而在無復興經濟之方術。因對外之無策，乃至喪失四省，而日禍尙不知伊於胡底；因復興之無術，乃至國民多數淪於饑餓線下，而民窮財盡之趨勢，尙自急轉直下。至何以造成此種對外對內均無辦法之現狀，則以朝野意志之隔絕與輿論之不足以左右國是爲致病之本。

中國言論界有一奇特而嚴重之現象：即政權者習於珍

證吾軍停止抵抗之後，日軍即安然撤退而不再覓其華北國由以爲進攻之口實乎？況平津一帶，漢奸密佈，「他之理」之談，要非無稽，東京與瀋陽之間，屢爲察哈爾蒙古王公傾嚮傀儡國之宣傳，更難保日人不再從多倫而南進，當局雖存苟安之念，寧無欲求苟安而不可得之憂乎？故吾人實敢斷當局之必不復返于完全之不抵抗，而坐致不可倖致之和平也。當局既未必復返於完全之無抵抗，則當局所謂「新辦法」，豈其爲大規模之抵抗乎？若其不然，則所謂「新辦法」者，吾不知其與舊辦法有何不同之處，亦不知其何有裨於目前嚴之國難矣。嗚呼！「新辦法」云乎哉，亦曰舊辦法而已！吾人何不幸而又聞此新辦法之一奇談乎。

祕政見，不肯公開，致言責幾完全落於在野者之雙肩。以數量言，政權者自屬國民中之絕對少數，輿論初非有挾以自重之必要，更無須利用政治權力以自趨於「官書化」；不過輿論也者，原屬治者與被治者意見之總和，同時亦者必須公開其政治主張，與天下以共聞共見並共同批判之機會。願中國要人之羣，則由於心理之矜持或觀念之錯誤，恆自外於輿論，不但直接負責，以政論與國人相見者少，即經過新聞記者之轉述而有所表示，亦照例力求抽象，

不着邊際，甚至洋酒千言，竟使閱者未悉其中心意見之何在。由此種矜持，神秘之政治態度反映於言論界之一般事實，則有如下述。其一，為在朝默默與在野嗷嗷：吾人於日常報紙上習見之要人談話或論著，或作嚴辭之指摘，或作弦外之譏彈，或為國民權益而有所主張者，照例為政治舞台上之不得意者，且其談話所賜於國民之口惠愈多，則其不得意之程度亦愈甚！然此等勤於發表之要人，設一旦再度貴顯，則前此政見充沛，不能已於言之態度，立即變為十足之沉默，不但「無暇」執筆，亦且怕見新聞記者矣，其二，為在位者發言之照例打官話：在位要人既不願以其真正主張公之國民，同時又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打官話遂成為若輩之「發表定則」，無問其為就職通電抑或為上台談話，一概以言之無物的套語充塞其間，不曰「時懼殞越」，即曰「辦法不便發表」；官話既尚，新貴之政策即神秘化矣。其三為發表任務，十九責之於記室或喜為要人作起居注之新聞記者：要人既多自動與輿論隔離，而又不免礙於有關係方面之情面請託或新聞記者之包圍訪問，於是偶然有所表示，則或由記室之代庖，或由新聞記者之轉述；而語意之浮泛，主張之模稜，又為此類「間接作品」之當然格調，求諸權要自身之執筆撰著或本人負責出名發為政見論文者實屬罕見。嘗考現時當軸之羣，其中頗不乏素負文譽，擅長發表者，如汪如子，係前民報之要角；如戴，係前建設雜誌與星期評論之主幹；次之如葉楚傖仰力子陳布雷等，均係以記者而趨顯達。然彼等有一共同之特徵，即一旦在朝，則完全與輿論絕緣。甚至嫡系黨徒所辦之刊物，直接求其首腦之言論著述而不可得，反轉載各

報所發表之官式談話以自裝門面，可憐至此，尙何在位者政論之可言！

因上述言責之民間偏在與要人對政見之「敝帚自珍」，遂使統治者與被治者之意志截然劃分，各不相侔。至造成此種畸形的輿論現象之原因，約有四端：

其一，由於為政方式之謬誤；自民國元年以迄於現在，中國當局實施統治之一貫方式，皆以權威實現主張，而非以主張博得信仰。以此種非民治精神的治術而統馭元元，在當軸之主觀，即根本不感有以政見公之國民，聽取民意批判之必要。我行我素，一手遮天，因有所恃，乃有所忽也。

其二，由於統治者之缺乏政治素養：學養兼深，乃為政之大前提，顧於中國，則政權者大半屬於因緣時會之命運驕子，其政治素養恆在標準以下，其心理方面之弱點，有如下述：一，原無所謂一貫的政治主張，或有所主張亦預存一不能全部實現之失敗觀念，或其主張之本身，即為與民意背馳，非秘密進行不可者，於是統治階級咸視公開政見為畏途，因惟恐異日成為國民攻訐之口實也。二，根本未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政治觀念，自視為智慮超絕，視蚩蚩者為頑不可喻，結果自然使治者之政治主張逐漸神秘化，隔絕於國民視線以外矣。三，在野則「我儂我溺」，以支票式之政論換取國民之良好印象，一旦飛黃騰達，則立忘所本，視發表為無關宏旨之末技，且自高身價，不屑以言論供國民之探討，故今日顯達者之羣雖不乏過去之論壇宿將，然除一陳公博尙肯偶然發表而外，

其他則盡屬有閒暇訪勝探幽，無時間執筆爲文之一日以萬幾一者矣！徵之歐美先進國之大政治家，其政治生活恰與上述之「國產」現象相反：政治當軸同時兼爲名政論家與雄辯家者，爲數至夥。威爾遜之參戰演說，成爲文壇上之名著，列寧著作等身，且畢生以抓緊機關報作政治武器爲不變之原則，孫中山亦以勤於著述聞。推之現存之國際巨頭，與登堡以八旬高齡，尙能寫出洋洋二十萬言之自傳，史達林之政治報告，恆係長數萬言，理義精審之專著。此種兼發表與實踐之長之偉大精神，豈是現時中國要人之羣所能夢想者！

其三，由於統治者之缺乏文化素養；五代英雄，原多無賴，民國以還，活動於政法舞台，一帆風順之人物，尤不乏起自由間，白丁橫帶者。以此種「好漢式」之人物而玩弄政柄，則洩瀆儒冠，魯莽滅裂，自屬當然之結論。彼等之於文字，縱不效法張獻忠演出「咱老子與你聯宗」之笑話，至少亦不甚了了，若輩多不識輿論爲何物，遑論參加輿論！

其四，由於輿論權威之不確立：網禁森嚴，毫無保障，爲言論界一向如此之實況。然除客觀之壓迫而外，言論界主觀上之不能團結自固，亦爲論壇衰廢之重要原因。若全國從事輿論事業者能作大規模之聯絡，不特互通聲氣，而且形成組織，以全國報界聯合會爲統一輿論，糾督國是之樞紐，不必言政府式之民主集權的組織，即以工會商會式之全國組織，亦大足造成消極的抵制壓迫，積極的左右政府國策之力量。但此項萬分必要之主觀振作，不特未成事實，亦且鮮人提議，此中國言論界日趨弛懈，不能自樹

權威之根本，亦政權者不重視輿論之主因也。

上述各點，爲中國統治者脫離輿論，成爲政治上之無宣傳或虛僞宣傳之主要原因，至於由此種隔絕現象而發生之嚴重結果，則爲：

第一，爲國是共信之未由產生：任何國家之政治，均無造成朝野絕對一致之可能，而國是之所由產生，尙在崇尙輿論與實行有原則之政爭，於不一致之中求若干共同點。因輿論爲朝野所共負責任，則上下意志之交換與調和，胥於是賴；因政爭爲有原則的，其爭論縱至十分激烈，但一經多數確定之後，雖反對黨亦僅能批評，不許破壞，其信既立，國策乃生；此民主政治之根本精神，亦中國所缺乏之治平條件也。中國現狀，則正因言責之民間偏在，致國民與政府之意志，永無交換督糾之機會，背道而馳者多，一致之點少，而舉國共信之國是與由茲而促成之國策，遂長久與中國政治舞台絕緣！

第二，爲治者與被治者之裂痕永在：當局既絕少以政策或政見公開於國民之時，則由苛政而造成之惡感，愈積愈深，由民意未由實現而形成之失望，日益增加，朝野意志，因輿論之不通聲息而絕然劃爲鴻溝。論爭之機會既少，腹誅之怨尤必增，更益之以苛嚴網禁之止沸揚湯，則積漸而成之大患，將促成政治之大動亂與大變革，其危機豈止朝野裂痕之不能泯滅而已！

第三，爲政爭方式之武裝化與陰謀化：合法之政爭既不能透過輿論而充分發展，則政府，人民，各黨派相互間意見之交換或調和皆無從着手。惟其如此，統治階級本身

權位之攘奪與主張之衝突一概成爲變則的推演。以殺伐爲職業之武人，其以槍桿作政爭之工具，自屬事之必至，而策士文人之羣，亦因不能經過合法政爭以自售，不免轉而從煽動挑撥中求出路。軍人之政爭爲武裝的，文人之政爭爲陰謀的，前者惟恐槍桿之旁落，後者惟恐天下之不亂，展轉湊合，互相因果，於以造成民國廿年來血肉模糊，戰亂不絕之歷史！

第四，爲輿論之不爲世重：統治者既無形自屏於言論界以外，且進而加輿論以嚴重束縛。前者已足以減少輿論之作用及影響，後者則強迫輿論以趨於麻木。因箝制政策之實施，致爲民喉舌，力持正義之言論機關，恆遭摧殘而無以自存，其次則敷衍不關痛癢之模稜論調以求苟延歲月，再次則阿諛取容，成爲統治者之御用工具，態度既左，信仰乃失。此中國言論界之一般現象，亦即輿論不爲世重，不能影響政治之根本原因也。

總結上述，可知當局之離開輿論與言責之民間偏在，實屬自築精神壁壘，斷絕文挽調和之重大危機！當前局勢，外患既達空前，內憂所在皆是。欲圖挽救，則打破各方面精神上之隔膜，溝通朝野意志，使對內對外皆有大體的一致，進而造成統一之國是與國策，實爲最迫切之要務。用是吾人於詳論事實因果之餘，進而論及糾正此種積弊已深之政治謬誤之辦法，以促起國人之注意：

一曰當局者之負起言論責任 要人之羣應痛切悔悟，前此自屏於輿論之外，使當軸之主張與政策均成爲神祕化，實乃喪失政治家風度，無形增進專制主義之最大失敗！

今言糾正，匪特爲言論界計，亦且爲當軸之政治命運着想，必須轉變過去鬱藏政見，迴避言責之態度，進而立於言論界之當衝地位，多所發表，以政治主張與天下相見，俾大眾參加，公開磋商，信仰自應堅持，批判聽之民衆。如此，則各方面之精神壁障，俱可消弭於無形，而共信之國是與共趨之國策，均得經過此種討論過程而有所收穫也。

一曰強有力的輿論之創造 當局既打破矜持自封之陋習而成爲輿論之構成分子，則言責偏在之畸形可革，互相對立之情勢可免，輿論多數之向背，即朝野一致之取舍。於此，則輿論權威，自然確定，合法政爭，自然發展，而輿論足以左右政治之階段，自易達到矣。

一曰言論網禁之解除 所謂出版法及新聞檢查，實乃中國政治之最大污點！戕害言論，增進民怨，皆以此種不合理之束縛爲根本厲階。今後欲謀上下意志之溝通與對內對外之一致，則撤除網禁，尊重言論出版自由，自爲先決之問題，且此項轉變，不能株待當局之自動，尤須有待於我言論界之一致力爭也。

一曰言論界之組織與團結 欲達到輿論足以影響政治之目的，則固有待於當軸之參加輿論，但尤其有待於言論界本身之團結奮鬥。故由各大都市言論界之聯絡組織，進而促成全國報界聯合會之產生，又爲實現吾人主張之重要步驟也。

上述之分析與建議，不過就筆者觀感之所得而拉雜言之，疏略零亂，自所不免，竊願本文能引起有識者之重視，進而加以更詳盡，更充實之補充與批評！

羅新福和平宣言之評價

劉士衡

宣言之主要點——吾人所應研究之課題——英美之衝突與合作——和平宣言之三種作用——對於歐洲與遠東之影響——中國對於羅斯福宣言應有之認識

依國際政治之推演慣例而言，戰神往往在和平煙幕下，作猛烈之活躍，且和平之呼聲愈高，即戰爭危機更迫近之反映。據此歷史經驗，則吾人對於此次轟動世界，歡騰盈耳之羅斯福宣言，非特不能作盲從之樂觀，且須加以冷靜之剖析矣。

羅斯福於五月十六日高揭和平之旗幟以昭告世界五十四國，於宣言中首先說明世界經濟會議之使命，繼言軍縮和平之實施步驟：除勸舉世接受麥克唐納之軍縮提案，作為避免戰禍之第一步外，且激各國自行保證，勿遣派武裝隊伍至國境以外，且附以警告曰：倘有任何強國拒絕此議，則異日戰禍之臨，舉世將知咎責之攸歸，以下又提議各國不應增加現有之軍備與軍力至條約之限度以上，結語復謂願各國之參加世界此兩大會議（經濟與軍縮）者，以其宣示之政策見諸實行，此即政治與經濟和平之大道云云。羅斯福宣言係超越日內瓦而直接送達各國元首，且與美國尚未復交之蘇聯，亦同樣接到。此一紙宣言傳達世界之次日，即博得各方面之贊與應聲，麥克唐納目為「和平運動史之偉大紀念碑」，不三日間，白宮已接得英法德意奧瑞典丹麥等十三國之覆電贊同，中國無條件接受之復電，亦於本月二十日發出。

此蔚為盛況之和平宣言之作用何在？效果何如？半殖民地之中國大眾對此宣言應有何種之透視？此則吾人所應平心研究之課題，亦即國際政治變化中動向與癥結之所在也。

二 英美互爭世界霸權之對立，為戰後國際形勢之基本，洛桑會議之賴債同盟，日內瓦集團之相助日本，均屬金元

國外交孤立之說明。然資本主義重塞，擁有一百三十億戰債權之美國，自亦有其控制歐洲之有利條件，此即倫敦一面雖與華盛衝突，一面又不免移樽就教之根本原因也。近頃麥克唐納之西渡，雖因羅斯福「巨棒政策」之宣佈，使英美之經濟衝突更加尖銳，但法意之爭霸與希特拉之猖獗，為歐洲動蕩之根本，而謀歐陸之相當安定，以便英國之和平經營及美國戰債之不致落空，又適為唐密街與白宮之一致需要，此華府談話之中，英美於不能調和之餘，又獲得若干共同點之原因，亦即羅斯福宣言始育之經過也。羅斯福宣言之根本作用有三：一曰為世界經濟會議下一「安胎劑」，二曰為氣盡力微之軍縮會議打一「強心針」，三曰對於日本之遠東獨佔，與以強調之反對。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為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即彌縫帝國主義相互間之裂痕，以求暫時之苟安是。軍縮會議

原屬「軍擴」運動之煙幕，帝國主義本絕無誠意以事軍縮者，故自去年二月二日軍縮大會以迄於近日，軍縮會議「論道」之聲已為日本屠殺中國之砲火聲所震盪，成為半神經病之呻吟。然以否定凡爾賽和約與軍備平等為號召之希特拉，已以鐵血政策攫得日耳曼之政權，法西斯蒂巨頭之羅馬會談與國家主義之狂熱，即歐洲和平將逆轉之說明，各國對敵性之與日俱深，一方面為增加經濟會議困難之暗焦，一方面又為破壞英美市場之原素。於是麥克唐納既挾包羅萬象之五年軍縮計劃大吹法螺於前，羅斯福又發「仁言利溥」之和平宣言於後，互相捧場，此唱彼和，蔚為政治雙簧之世界奇觀！

「大戰禍首」，久受宰割之德意志，自然不禁世界帝國主義兩巨頭之聯合壓迫，於是羅斯福宣言發表之次日，卅字黨魁向國會「破題兒第一」演說，已化預擬之叱咤震吼而為委婉平易之聲，此希特拉在歐洲舞台上所演花臉兼丑角之本色也。

法帝國主義深以英美之壓迫德國為「理當如此」，但同時充滿憂兼半之矛盾。因華盛頓之直接號召世界，即抹煞日內瓦「和平廟堂」之表示，而麥克唐納之軍縮建議，又與法國之大陸政策有若干不利之點也。故巴黎一面贊助羅斯福之宣言，同時附以「安全保障」之條件。

華盛頓會議為今年度國際舞台戲之第一幕，內容平平，其第二幕行將於六月二日在倫敦開始表演，籍英倫三島之霧氣以掩蔽帝國主義間迫於成熟之衝突，羅斯福宣言顯已使希特拉讓步，對經濟會議之「安胎」診療雖已奏效，但終無以保證胎兒多災多難之體格，因資本主義之內在矛盾

盾，除經過戰爭與其制度之揚棄外，決非任何形式之政治埤園所能解決者也。

三 羅斯福宣言直接表示一國不能遣派軍隊至他國領土，此語顯係對於日本之獨占侵略而發。惟就羅斯福與麥克唐納，赫里歐之華府會談，英法對於遠東，似仍未變其相右日本之一貫立場，由是可知該宣言對於東方問題之旁敲側擊，一方面表現金元國之積極性，同時亦反映其對日內瓦之失望情緒也。

東京對於白宮和平宣言之第一答復，為以南洋代管島區為根據之三個月海軍大演習！其第二答復為席捲華北，進攫平津之慘酷屠殺！日政府之覆文宣稱尚須靜加考慮，而荒木內田則表示：英國軍縮原則不適用於遠東，日本軍除越境則係出於「自衛」之「特殊情形」！日本挾其「焦土政策」以與和平為敵，瘋狂奔赴，慾望正熾，深知美利堅之經濟痼腫與外交孤立，非短期內所能解決，歐洲多故，且英法一向與有默契，故敢於大刀闊斧以瓜分中國。國聯不足以稍戢日本之野心，史汀生之「不承認主義」不足以引起日本之重視，繼史汀生而表示之羅斯福宣言，其不足以影響日本也，自屬當然之事。抑有進者，和平必須有制止遠東暴行之列強合作與決心，然後始有可言。英美法對於遠東問題本不一致，列強無制止日本之辦法於兩年間之過去，又焉能以一紙宣言制止日本於控制華北之現在？不過吾人須認識者，日本之無歷掠奪，不特使日美日俄之衝突達於尖銳，即日英之遠東矛盾，亦愈趨接近，日本廣種惡因，必食惡果，窮兵黷武之結局，不特將推送遠東問題於國

際戰爭，且將推送日本於崩潰之途也。

由羅斯福宣言之整個精神觀之，具見美國對於世界問題所取之積極態度，此匪特由於門羅主義之轉變，實由美國資產階級之市場擴大需要使然。故羅斯福之宣言，亦大可作華爾街金融巨頭之世界播音觀也。

四

最後，以中國之立場而言，原則上羅斯福所努力者，皆屬中國所同情，其所反對者，盡非中國所有之事。侵略武器，中國說不上，越人領土，中國無此心，以一河山半陷，瀕於衰亡之民族，實自救之不暇，遑論謀人？是以謀和平，是為我所願，安定經濟，完全贊同。不過國民注意

東鐵糾紛與中日俄之關係

陳夢釗

瓜分中國與反蘇聯戰爭之關係……蘇聯外交政策之要點……日俄戰爭之終不可免……日之所恃與俄之所待……中東鐵路與中日俄之利害……抗議出賣中東路之必要……國際仇友之審慎選擇

瓜分中國與進攻蘇聯之雙管齊下，此兩年來日本擾亂遠東，窮兵黷武之基本路線也。自九一八事件發生，美國一再標明其維護三大公約與「不承認（武力侵略之一切獲得）主義」，此即說明在侵略中國之過程上，列強相互間有不可泯滅之衝突在。同時英法報紙，始終對日本之「鎮壓遠東赤化」，表示欣慰，此又說明在討伐莫斯科之階級立場上，帝國主義咸有「敵愾同讎」之共鳴。金元帝國主義者去歲曾盛倡復交之說以發洩其孤立於日內瓦之積愾，近頃則排斥蘇聯於華府談話之外，勢將以金元組織國

！在今日兵臨城下，領土殘缺之現局，半殖民地之中國，實無和平之可言，亦不配侈談和平！羅斯福以金元王國之元首，挾世界特等之海空軍以號召和平，始能動國際之觀聽，博四海之歡騰，蘇聯之「西綫和平網」，乃建築於五年計劃與百餘萬常備軍之國防上。故必武備充實，人不敢侮，然後始有和平之可言，否則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則和平適成爲奴隸生活之遮羞語！和平非幻想所能倖致，中國之真正和平必須於艱苦流血之反帝鬥爭中得之，此吾人於批評羅斯福宣言之餘，應有之基本觀念也。

際反俄運動矣。

蘇聯以立場色彩，皆與眾異之國家，挺立於世界六分之一的大陸上，由艱苦掙扎而戰勝一切困難，卓然自樹，獨向繁榮。此其要因，則由於：一，帝國主義一致進攻蘇聯之企圖，往往受相互衝突之牽制而無形弛懈；二，蘇聯本身之建設國防與外交，均能表現其沉着陰鷲，不可輕侮之精神。近年以來，蘇聯對內，爲第一二次五年計劃之埋頭邁進，以求國基之鞏固，其對外，則爲西綫「安全網」之確立與對中日爭端之忍耐的旁觀，以避早熟之戰端。俄

波之接近，俄法德之形式親善，與各小協約國不侵犯條約之締結，此均西線安全網之佈置也，而歐洲之動盪，法德意之交惡，則為客觀上有利於蘇聯外交之形勢。始則謀日俄不侵犯條約之訂結，近則對日滿之掠奪中東路再三退讓，此又其旁觀的忍耐之表現也。

日本深知列強對於遠東問題，充滿倖其對北大幹，恐其對南獨吞之矛盾心理，同時更洞澈蘇聯忙於建設，迴避戰爭之方針。是以倡亂以來，恆以南施宰割，北示猙獰之同時並舉，以熒惑國際觀感而獲得名至實歸。日本明知獨吞華北，為國際形勢所不許，但同時又看透欲英美對於日本之獨佔掠奪施以行動的制裁，在目前為不可能。故兩年來每遇一度之對華進攻，恆一面散布外交煙幕（如「門戶開放」，「軍事行動不擴大至長城以南」等）以伴示其「適可而止」之態度，一面則恣意攻略，絕無底止。日本深知華府談話，具有英美聯合制日之嚴重意味，故一面加緊壓迫蘇聯，以向列強表示其「馬首北向」，一面擴大乘英親美之宣傳以淆亂國際視聽，同時則攻取平津，愈逼愈緊。凡此步驟，均表現日本帝國主義，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熟練，孰謂荒木內田者流，盡屬一味蠻幹之士人生番乎？

至若日俄關係，則自田中義一以迄於荒木貞夫，歷屆軍閥首腦，無不公認日俄糾紛，非再經一次武力不能解決。日本十年以來之備戰進行，亦以陸戰對俄，海戰對美為總綱，九一八以後，日本不斷集中重兵於北滿，增設大規模之空軍於旅順長春以及拒絕訂立不互犯條約，概係對俄關係之強化。蘇聯當局亦深悉遠東反俄危機之嚴重，故始

則有加倫將軍指揮二十萬紅軍警戒東疆之舉，其後史達林又在其黨大會中報告：「吾人不知敵人何時將來攻擊」，「五年計劃中有極少部門尙欠百分之幾的完成，此蓋有若干工廠偏重『特別季節』（即軍事工業之猛進）之結果」。再就實力而言，蘇聯擁有一百三十萬之陸軍（超過日本三分之一以上）與一百九十四中隊之空軍（日本只有二十六中隊），絕非日本所可輕犯者。不過蘇聯目前之國策為埋頭準備，沉機觀變，雖有可用之兵，不作過早之戰，非領土以內之侵犯，則絕不輕動，凡疆域以外之欺凌，則出以隱忍。此日本之所以得志於北滿，進而強奸蘇聯，攫中東路為己有也。

再就中東路本身言，在滿案以前，實為蘇聯重要利權之一種，但自九一八後，其在日本，為勢在必取，其在蘇聯，則已同雞肋。蓋自日本強佔滿洲以後，重兵北窺，鬪匪恣擾，該路經營，突趨暗淡。且日本厲行建築新路，以完成日滿經濟計劃之交通部門，齊克路與呼海線之銜接，吉敦路新支線直達哈爾濱，凡此均係截斷東鐵貨源，使其經濟的優越性陡然削滅之惡辣手段，亦即逼迫蘇聯對東鐵斷念之步步加緊。至若「滿洲國」對蘇聯之「強硬」，「通牒」云云，路人咸知其為「狗仗人勢」之喜劇，絕非滿鐵糾紛之癥結也。日本對於東鐵，為斷不容此色采不同之一路續為蘇聯所支配，故用盡軟硬方法以攫取之。蘇聯方面，則鑒於客觀形勢險惡，不願賭整個國運以爭此行將衰弱之商業鐵路，故尙可委曲求全，甚至屈服放棄。於是互相湊合，此滿天烏雲之滿鐵風潮，終以蘇聯妥協退讓，日本如願以償聞。

然中東鐵路者，中俄主權與共，受有條約束縛之歷史建築物也。故蘇聯此番之出讓中東路，勿問其是否被迫抑或別有用心，要皆屬於對條約義務之抹煞，對中國主權之侵害，亦且為中俄邦交之創傷，此實關係重大，不可不辨者也。

查東鐵條約，訂於一〇九六年九月二日，至一九〇三年而工事完成，正式通車。按條約第十二款之規定，自開車日起，滿八十年，應將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同款又訂明開車滿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得給價收回，其限期距今不過六年。今者蘇聯直接處分，讓之日本，則條約所定之給價收回或無價收回，均成為事實的否定，此其一。且承受中東路者，必係實權收之日人，名義歸之滿洲國，如此，則東鐵之出讓，即不啻對「滿洲國」與以事實的承認（東京方面近即藉中東路之出讓而作蘇聯將承認「滿洲國」之宣傳），荒謬悖理，甯後有加，此其二。因此，中國對於蘇聯之出讓中東路而與以嚴重之抗議，實為理直氣壯，事所宜然，而輿論鑒於蘇聯之背信，從而加以正誼鞭撻，亦屬尊重國權之應有發揮也。

不過遠東大勢，錯綜複雜，中日俄固屬地理上之主角，而國際強大之欲對中國有所滿足，對蘇聯有所甘心者，比比皆是，故以較遠之眼光展望前途，在未來世界歷史之推演中，中蘇兩國敵愾同讎，共應巨艱者，其問題正多，其時日正長也。日本深知國際反俄危機之迫近而有所恃，故蠻橫強暴，以攫東鐵。蘇聯鑒於世界革命之遲滯與不願或不敢自挺於世界白色陣線之矢集而有所待，故迫而妥協

，實行出賣。欲其為東鐵而強硬到底，以速國際反俄戰爭之爆發，則絕非其所願者。雖然，中東鐵路為中俄所共有，東鐵風潮為滿案之支節。日俄衝突，不但不能因東鐵之出讓而緩和，反因蘇聯此次之屈服而更深刻，蓋此番侵凌，對蘇聯黨衆實種莫大之仇怨，且今後日本陸軍循東鐵進攻俄疆，更為便利也。至就中國之正確立場而言，吾人與其責蘇聯之不應屈服，勿需責中國之不能發奮自強。況當去年日本利用東鐵，運兵進攻馬占山蘇炳文而蘇聯與以默認時，即屬違反條約，侵犯主權；中國政府竟熟視無覩，毫無表示。迨至現今東鐵將入日人手中，始趁而抗議，是又何異於賊去關門或「雨後送傘」？中國論者，每多抨擊蘇聯此番之不應對日讓步，殊不知以不能抵抗一國侵略，失土屢屢之中國而責迴避國際圍攻，放棄東鐵之蘇聯，實為一以「百步笑五十步」之滑稽。以言過去，使中國能自固國本，不失滿洲，則東鐵糾紛不致發生；以言將來，使中國能艱苦奮鬥，收復失工，則東鐵當然附帶歸還。目前獨占中國與進攻蘇聯，已演成東方問題之大危機。為遠東大局與中國前途着想，我國絕無贊助反蘇聯之理。蓋帝國主義自遠東進攻蘇聯，其對中國之實際利害厥為「假途滅虢」，假定痛飲莫斯科之慶宴朝舉，則瓜分中國之草約夕簽。故基於亞洲問題之遠景的觀察，仇友取舍，實有不可不審慎者也。

蘇聯抹煞中國權益而放棄東鐵，即等於幫助「滿洲國」！此不但為防害中俄邦交之重大遺憾，亦且為蘇聯本身之資敵自害！蘇聯揚於近憂而昧於遠禍，致不惜遷就日滿，預種惡因，但就中國而言，必須認定：艱苦反日，誓復

國土，實為救亡禦侮之根本。於中鐵風潮中，蘇聯雖負中國，中國則不應恰如帝國主義之所期而反蘇聯，因中之真正大敵，實為日本，並非蘇聯也。此一論見，似屬矛盾，

然基於日俄衝突終不可免之認識，則敵仇我友，關係判然矣。

告 教 長 王 世 杰 先 生

德 柏

今之論國事者，無不疾首痛心於國勢之岌危，政治之黑暗，農村之破產，工業之不振，社會之墜落，而欲食封建軍閥貪污官僚之肉。但封建軍閥貪污官吏，固足致國家於衰敗，而歷來畸形教育則亦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吾人於此，不能無憾於歷來教育當局之倒行逆施也。

教育乃適應生活之工具，非單純之裝飾品也。吾國以農立國，而農業教育則等於零，此為吾國教育完全與國民生活脫離關係之鐵證。此日農村之破產，亦不能不歸咎於教育之完全不與農業相結合。蓋農村破產之原因雖多，然農業生產教育之不發達，實為其主因，而農業生產教育之不發達，則適足以證明吾國之教育實未嘗與吾國之農業相結合也。夫以吾國工業之落後，國民衣食住之資源，固端賴於農村之生產，即國家之財政，亦莫不仰給於農民之供應。今取之於農民者，則必責其錙銖之微，而所予農民者為由黑暗政治所產生之飢餓與貧窮，國家雖有教育部之設置，國省市縣之支出中雖有教育費之一項，而受教育者，則幾全為不生產之都市子弟，農民則不與焉。間即偶有農民子弟插身其間而不置重生產之教育，其實惠亦不及於農村。蓋今之教育，為官僚化，政客化，流氓化之教育，其所用以教育學生者，厥為如何而能為漂亮之官僚，縱橫之

政客，狡猾之流氓。故學校中多一學生，國家即損失一生產分子，教育愈發達，分利分子即愈多，生產分子亦隨之而愈少。農民子弟縱亦有機會入學，其所學者亦無裨於農業生產之用途也。昔希臘之市民與農奴，形成一懸絕天淵之階級，教育機關為市民所獨佔，農奴惟以耕耘牧畜為事，負養貴族之責任，讀史者每以為慘無人道，然律以吾國目前之狀況，則其慘無人道恐且有過於紀元前之希臘。彼希臘市民雖壟斷政治之特權，獨占教育之機關，以絞榨農奴血汗之所入供自身生活之費用，然尚自負執干戈以衛國家之責任，今試問吾國又如何者？吾國市民無希臘貴族之名而有希臘貴族之實，農民無希臘農奴之名亦有希臘農奴之實，市民除却壟斷政治之特權獨占教育之機關以絞榨農民血汗之所入供生活之費用以外，且不願為希臘之武士，在對外作戰之際，惟以驅飢餓線中之農民赴前方為能事而已！市民所得於國家者為不勞而衣食之特權，為沐浴教化之特權，而其對於國家，則既絕少生產之貢獻，復不能執干戈以衛國家。農民所貢獻於國家者，為生產，為租稅，為服兵役，而其所得於國家者，則為肉體之飢餓，降為無產無智之最低階級；此寧不更較紀元前希臘貴族市民與農奴形成絕對不平等之兩階級為黑暗殘酷乎？

然今以農立國之吾國農村，已破產矣，農村所不能抱擁之人口，已並適宜之死所而不可得矣，大亂之來，不可終日，倘當局者一切設施，仍以都市人民之利益為中心，而絕不顧及農村應如何使之復興，農民應如何予以教育援以技能之問題，則共產黨之農民暴動政策，未必不能遍施於各地之農村，及是時，城市能不隨農村以俱盡乎？當局縱悔不當初亦豈能以一手挽既倒之狂瀾乎？

吾人固知目前救急之方，絕非變更教育政策一事所能奏效，然變更教育政策，亦為師關重要之一節，故竊願為日走馬上任之王世杰先生一熟籌之。吾人之意，中國內亂之不息，非人才過多之為患，乃官僚政客流氓過多之為患耳。官僚政客流氓之過多，則今日以前教育當局製造方針流於錯誤之結果也，今欲杜絕未來內亂之源泉，則應停止製造官僚流氓始。此時為勢切迫要求之一。中國政治之黑暗，貪官污吏多如牛毛之結果也，然今之貪官污吏，何一非學校出身之學生？彼從學校到官場者，其所以貪而且污，蓋教育當局所予之教育乃貪污教育之故耳。故今欲絕貪污之風，則必自必嚴格養成廉潔之候補官吏始。此為時勢切迫要求之二。三十年前教育未發達之吾國，猶能以自給自足聞於世界，今教育已漸次發達，中等以上學校尤多如牛毛，而竟以糧食生產不足聞，缺少糧食之人口竟占四五千萬之多，斯不亦足見生產教育之毫無，教育機關所製造者悉為不生產之消費分子乎？人民年年負擔巨額之教育費，而教育當局竟悉以為製造人民消費分子之用，試問教育當局所據者究為何人之慨？其所認識之教育意義究為如何之意義？今後不談教育問題則已，若談及教育問題，則非

舉國人民所負擔教育費之八成以上，用於生產教育不可。此為時勢切迫要求之三。雖欲行此三者，勢非犧牲一部貴族市民少爺小姐之利益不可，然彼貴族市民之少爺小姐，本為社會之寄生蟲，非國家生產之分子，當局者倘有統籌全局之誠心，則必不至更以整個國家民族及全體勞苦大眾為犧牲而專以供奉此輩不生產之少爺小姐矣。

在上述三者之中，吾人尤注意於生產教育一事。吾人之意，吾國目前之大患，在於生產不足，生產不足之結果：為不能維持國際貿易之均衡，無以禦帝國主義者之經濟的侵略；為不能從事於國防之建設，無以抗帝國主義者之武力的侵略；為不能使人安居樂業，無以絕內亂之禍根。而欲增加生產，使之富足，則生產教育實為最良之工具，雖生產有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之分，然工業之基礎強半建於農業之上，必農業之生產良好而充足，然後與農業有關係之工業生產，如紡績業蠶絲業工業等等，乃能隨之而發展，故吾人之生產教育，應置重於農業生產，除開鑛，冶金，鍊鋼，製鐵，燒瓦製磚及其他電氣工業化學工業，與農業無特殊之關係，應別為養成人材之外，其餘多數之教育機關，應悉供發展農業生產之用，俾以農立國之吾人，其教育能為置重農業之教育，亦惟教育能為置重農業之教育，然後乃能救中國之農村於破產之中，使中國再徐徐恢復其自給自足之狀態而臻於強盛之域。否則中國縱不亡於日本，亦將亡於經濟之破產，縱不困於共產黨之農民暴動政策，亦將因農民之化為流寇而發生空前之大慘劇，其前途之危殆，實非吾人之所忍想像也。

讀一卷四十六期民治評論

王恆投稿 文責由作者自負

在這一期的「民治評論」裏面，所刊的：第一篇，是劉士衡先生的「讀中國銀行廿一年度報告。」內容是說中國民族的經濟生活快要歸于幻滅，非澈底改革，且澈底反資本帝國主義，不能得到解放等。二篇，是贛廠先生的「新華府會議之展望。」內容是指示帝國主義必然共管中國。這會議，就是暗示共管的計劃與實行。第三篇，是陳夢釗先生的「日貨輸入激增之原因」，內容是指示中國政府與國民之資產階級，不顧國家民族之危亡。與青年及國民之自衛的意識銷沈，思予以最後之刺激。第四篇是次筠先生的「多倫防禦之重大性」。內容是說濶州難守，多倫較易，而多倫為察省安危所繫，比平津尤為重要。第五篇，是德柏先生的「開放黨禁與吾人之希望。」內容是說，開放黨禁，不可為失意武人，馬路政客造飯盤。第六篇，是孤帆先生的「上海工廠檢查問題。」內容是說，租界是代表國家喪失主權的標識，政府不能保護本國的工人，要工人自己組織起來自衛。以上

各家的著作，都是一二千字的短文。但無一篇不是對目前的中國政治及經濟，發疑問。同時描寫國權的喪失，與民生的岌岌可危，以及政府的不可靠，無不挾取其要害，以向社會呼喊。他們與現代許多漂亮作家不相同之點，就是既不摭拾許多國際間無謂的資料以填塞篇幅。亦不故取詩人幽默的態度，以為自己的立場作掩護。而對於時局的癥結，則指示得十分清楚。若專就政治經濟立言上，求其對於中國民族盡忠義者，諸作者于封面上所謂「本刊嚴正表示」的幾條原則，可謂能自本其信仰，而實踐其宣言的了。

吾人於此不能不敬服諸作者之勇敢。同時更設身處地，原諒諸作者，在今日的中國所處之地位。這就是說，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這樣多的國民，為救亡圖存，應各盡其所可能者為之。庶幾亡亦無愧，死亦無憾。如一二八之十九路軍之所為，與最近喜峯口宋部之所為，皆是如此。吾人于民治評論諸作者，并無歉然。但為整個的中國民族，于九死一生之中求出路，吾人今後，尚有不能不更進于此者。

現在的中國，且夕可亡。此決非吾人之神經過敏，亦非少數不得志于政途者之有意的詛咒。乃是過去的經歷，一點一劃的，予以客觀的事實之證明。由此等事實證明，乃使國民公認今日的中國已經害了必死之重病。而前述的劉士衡諸先生所敘述所論列者，皆是病徵。大凡一個生命，依種種病徵，而致死者，必有其唯一之病源。在十分危急之時，而欲起死回生，必先挾取此唯一病源而去之，乃漸得向生之路。否則諸方雜陳，藥力未至，而生命已絕。

據我一個人的見解，以為中國唯一之病源，不是帝國主義，不是軍閥，不是共匪，不是人民之無知與生產力之不足，而是「官僚政治」。今就二十二年來之歷史而論證救亡之道，固應當反帝國主義而杜絕榨取，然而使我們不能繼續反抗者，則為官僚政治。我們現在共通的而且急切的要求，是外抗暴日內剿共匪。二者皆需要武力。而武力皆在乎「所謂軍閥」之

手。故救國之道，在乎化自私自利之武力，為抗日剿共之武力。而實際上包圍軍閥，使之不能上剿共抗日之軌道者，則為官僚政治。人民無知，致其有知，端賴青年為之領導，為之訓練。然青年可以革命化，同時也可以官僚化。而真正使青年靡然頹廢誘之使腐化，迫之使惡化者，則為官僚政治。

我們以上述武斷之態度，將中國一切危亡之禍，盡歸罪于官僚政治，或者不免使讀者茫然不辨其旨趣所在。不得已，乃就中國歷史以為說明。蓋歷史說明，乃關於社會科學的問題，唯一解決之方法也。

四千餘年的專制歷史，為中國民族獨有之特色。在于西方民族歷史中，有所謂政教爭權，有所謂獨裁與共和之代禪，有所謂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之變化，有所謂種族不同之民族爭霸，有所謂封建主義與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的革命，中國則一切無有。現在中國專制之帝王貴族，既不存在。所存者只有革命的唯一的障礙物，即官僚政治。

在過去時代，上有帝王。下有百

姓。介于二者之間者，則為官僚。人類中斷無甘心亡國之帝王，亦斷無甘心亡國之國民。惟官僚之中，則確有五朝元老之馮道，與反顏事仇之張邦昌洪承疇。蓋官僚為封建專制之唯一產物，腐化則為貪官污吏，惡化則為賣國賊，此非意外之結果，乃趨勢所必然也。

中國政治，在于由部落化為封建之始，尚無所謂官僚，孟子嘗謂『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是以代其耕。』可見當時官民之別不嚴，封建政府，與人民自治，乃聯成一氣。自秦以後，乃實行中央集權。自五胡以至元清，乃有異族入中夏。中央集權，使官民之間漸見隔膜。異族征服中國，種族之間猜忌益甚。而隔膜乃益加大。而官僚遂成爲中國之特殊階級。吾人論政，若否認階級鬥爭之原理，則必以官僚階級，爲平民階級之敵人，始成功平民革命，尤以官僚階級之打破，爲獨一無二之革命的對象。定的官僚階級，爲中國政治上的一種固別生活類型。在海通以前，專制帝王，爲保其不辨菽麥之子孫，長享血食

。乃以功名富貴養守職能文之士。其手段，在于使之循例辦公，不問根本大計。久之遂成爲一個奴隸的集團。此集團之意識，爲功名富貴之意識，而不問其于人生哲學上有何意義。此集團之生活類型，爲不農不工不商不教不藝，而得享豐不美食之生活的類型。而不問其于國民經濟上有何貢獻。

此意識形態與生活類型，經過二千多年（自秦漢以來，元清登峯造極）之醞釀，乃普及于中國社會。滲透于一切政治與行政，是爲中國特有之官僚政治。又四出膨脹，影響于商人紳士，以及一般文人。無以名之，名之曰官僚化。自有官僚之社會，與官僚政治合作，而中國特有之官僚哲學，乃集其大成。又于此集大成之上，再加以戰敗之後的外交。與帝國主義的國際貿易，而官僚化之勢力更加擴大。政府則有外交部，交通部，鐵道部，教育部。政府以外，則有銀行經理，有租界商人，或爲官僚叢集之所，或爲官僚化叢集之所，又形成一種特別的官僚化的兩棲性。而其勢力之大，乃至

壓倒中國民族之一切生活。而肆行其無意識或有意識的反民族主義。而形成一個榨取階級。或與帝國主義相協力，以肆榨取。

現在我們最要認識的，就是官僚與官僚化，為中國一般的政治意識與經濟生活的低級形態與類型。而兩棲的官僚與官僚化，為中國一般的政治意識與經濟生活的高級形態與類型。前者是直接向農工小商人即生產階級進攻的。後者是挾持外力，利用中國權力，向多數國民進攻的。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政治與全部的根本癥結，即在乎此。

因為此癥結深入社會骨髓，因之中國政治上，任何一舉一動，皆與人民之要求相反對。又因此癥結，染了兩棲性，因之中國政府，任何一舉一動，皆與民族之要求相反對。吾民方引領以望革命軍人，而軍人則官僚化矣。（官僚化的軍人，才成爲道地的軍閥。）吾民方引領以望青年學生，而學生則官僚化矣。（官僚化的學生，便是新官僚，胆子更大。）吾民又引領以望黨員，而黨員則又官僚化矣。官僚與官僚化者，自成一階級，階

級與國民之立場不同。自有其政治意識；其政治意識與國民不同。（國民要切實剿共抗日，他們只是一味敷衍。）自有其特殊的經濟生活；經濟生活，與國民不同。（國民之農村破產，而官僚之優等生活如故。）資本主義的國家，爲甚麼稱爲布喬杞的政治，只因政治當局的政治意識與經濟生活，只與布爾喬杞相同。而不與無產階級的多數國民相同。中國政治，爲甚麼我稱他爲官僚政治，即因其政治意識與經濟生活，只與官僚化相同，而與租界的苦工，與農村的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等多數國民大不相同。

現在我們要革命。我們先應當問拿甚麼作革命的主體。我們更問，拿甚麼做革命的對象。在一般對象之中，又應當拿甚麼做直接的對象，拿甚麼做間接的對象。

我的意見，中國革命，是要中國民族做主體。只有中國農民苦工，才能夠做主體，這是因爲他們經濟上能夠獨立。再加上了武裝，便能夠自衛。剝削中國民族的官僚，只會做對象，不能做主體。

至于我們革命的對象，帝國主義

，與共產黨，是間接的。官僚與官僚化是直接的。我們要認定，貪官污吏，即是官僚政治之一支。貪官污吏不革除，那末，軍隊剿辦共產黨之力，決不及貪官污吏製造共產黨之力那樣偉大。我們更認定兩棲的官僚及官僚化，不但是官僚政治之一支，其勢力乃足以支配全部的官僚政治。只要中國政治，一日不脫官僚性，即可斷言中國政治，一日不能不奉帝國主義爲宗主。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倘若我們不先打破官僚政治的樊籠，而談反帝反共，我認爲是絕對不可能的。然則打破官僚政治則奈何。我的意見是要集合生產的農民，打倒一切不生產的官僚。發展農民的民族性，打倒反民族的兩棲官僚及官僚化。然而凡是要打倒對方者，必先自己有其立足點。然而中國工人是沒有立足點的。這是因爲他們的資本家，背後站的是外國人。而又是擺在喪失政權的租界裏面。只有農民，暫時，還站在自己的地盤上。所以我的革命策略，是不靠工人而靠農民。不靠官僚而靠百姓。不靠中央而靠地方。老實說，就是官僚政治和官僚化的政治的罪孽深重，不在地方而在中央。然地方權力

則又在一般所謂軍閥之手。所以感化軍閥，打倒官僚政治，是我十餘年不變的理想。換過來，若要提出一個如下之口號，凡在地方都算軍閥。凡是軍閥，便要一切打倒。那末，我們

民元以來海軍人才之批評

國事敗壞，一至此極，究其因由，更僕難數。而我國當此舊法既毀，新法未密之際，終不能逸出一人存政

舉人亡政熄。一種常軌之外。是誤國殃民一切罪過，實由人亡有以致之。豈曰無人，人而不才，甚且有才而奸，先自私，亂法犯禁，或為社鼠城狐，挾權勢，圖富貴，不復知有國家，其為害乃甚于死亡。言念及此，不覺痛哭失聲，哀我下民，胡不辰也。

我國各方面，俱趨崩潰滅裂，其受人才影響者多矣，有識之士，類能言之。所不能言者，海軍方面耳。僕以一介書生，寄食海軍有年，頗怪自甲午敗後，何以一蹶不振，至今日乃為人所乘，岌岌不可終日。冥心揣想，略獲端倪。海軍人才之不才，要不能辭其咎。且就民國紀元以來海

恐怕永遠無接近農民之機會，而只是永為不死不活的望待滅亡的官僚政治。那末，任你如何呼喊，農民是不會抬起頭來的。

我現在反對共產黨的惟一理由，

軍人才之赫赫具瞻者，平心靜氣，加以批評，責備賢者，又一義理，則吾豈敢。

中國海軍人才資望最著者，宜莫薩鎮冰若。顧其人非將才，乃一副官長材料耳。何以言之，鎮冰之為人，經經自喜，素善交遊，尤好酬對外賓，外賓一宴之資，可傾中人之產，故仕宦雖久，而貧無以為生。所用部曲將校，以潔白嬌好，能西服大餐為合格。一時風尚所趨，凡中國海軍將校之出自鎮冰門下者，莫不美如女子，沿江海娼伎多歡暱之，故有一海珠一之目；或曰「海豬」也。當武昌起義之初，鎮冰率長江海軍，逆流而上，逡巡不敢開砲，畏清廷議處，退師九江，微服宵遁。彼所領艦隊，初無軍事訓練，但以供應王公督撫差遣，

就是因為要主張民族主義。固然不承認兩棲的官僚與官僚化之接近帝國主義。同時也不能贊成共產黨之死心踏地的依賴俄國。我以為凡是依賴他人，都是不配講中國革命的。

枕流

一旦臨陣，安知作戰。部下無敢死之兵，無知兵之將，又安能應戰。其不戰而逃，非好義也，自瞻怯耳。古語有曰，「亡國之大夫，不足與圖存。」厥後北京政府官不擇人，慕其虛聲，拜為總長，且攝內閣。卒之一無建白，為人傀儡，而中國海軍萎靡之毒，淫奢之風，至今弗衰。世人多稱其為將廉介，於國果何益乎。夫一海軍副官長材料，乃使之出將入相，幾何其不敗亡哉。

初鎮冰之微服宵遁也，海軍遂反正九江，產生海軍偉人兒者四人。蓋是時九江都督馬毓寶電商湖北都督黎元洪，改編九江反正海軍為兩艦隊，以艦長黃鍾瑛為第一艦隊司令，會同陸軍援皖。以參謀湯薌銘為第二艦隊司令，單獨援鄂。鄂江轉戰旬餘，雖

漢陽失守，而北軍不敢渡江襲武昌空城，安慶亦以海軍之力得無恙。於是鐘瑛鄭銘，咸以革命軍功起家，一為海軍總長，一為海軍次長兼北伐海軍總司令，居然名書史，冊勳載盟府，一時躋于開國元勳之列。其實援皖之功，乃李烈鈞在艦主持之力，援鄂之功，乃故海軍少將葉匡（匡後以討龍濟光之役，嘔血死，濟光即以此封王，護法政府重惜匡，追贈海軍少將）參謀之力。黃湯獨居其名，遂有其功耳。後黃無建樹，而湯以溺于功名，作湘督，棄海軍不顧，皆非海軍長才也。

第二艦隊鄂江之役，海容艦長為杜錫珪，海琛艦長為林永謨，二人皆膽小無能。鄭銘新為司令，不敢操之過切。葉匡以同盟會份子，奉武昌軍政府命令，與其他海軍參謀二人，陸軍參議二人，——徐達民及蔡某——同心戮力，督同作戰，故得往來奮擊，至二艦體無完膚，魚雷艇湖鵝尤甚。此一段革命戰史，至今無人道及，隨功名以埋沒。而錫珪永謨當時更默默無聞，後二人以閩籍故，漸遷至海軍總長總司令，然永謨之興也以護法

，錫珪則依附北洋軍閥以取高位，實皆錄錄庸才故與黃湯並稱偉人兒也。

海軍軍人最善投機而最辣毒者，厥為劉冠雄。冠雄清時為海天艦長，不習駕駛術，資緣得此憂缺（中國軍艦海天最大時號優缺），故航行吳淞口外，碰沈鼎星島上，坐法當絞死。袁世凱時為北洋大臣，恩宥之。及民國元年南北議和，冠雄從南京政府取得海軍代表資格北上，即私自納款于袁世凱。世凱既即總統位，擢為海軍總長，專事把持，一手完成所謂「福建海軍天下」，悉驅除他省海軍軍人，或抑勒使不得寸進，甚至用亂黨罪名駢戮之。於是海軍豪傑之士四散，人心大憤，致有程璧光率第一艦隊南下護法之舉。後冠雄雖為一半邊海軍總長一有年，富至數百萬，而終于侷利傾家，悲憫自縊，卒如絞刑，此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歟。

程璧光者，粵人也。我國海軍總長總司令之非閩人者，惟璧光一人。軍中稱其最善駕駛，曾躬與甲午之役，故頗持大體，欲以海軍救國，護法之役，其出處卓卓大節也。不幸被人暗殺，未竟其志，然海軍界至今稱之

，此則真有人亡之嘆耳。其餘如李鼎新，藍建樞，林建，楊章莊徒樹之，咸卑卑不足道語。溫樹德揮金如土，視死如歸，頗有奇氣，然能改造海軍（即民國十一年廣東改造海軍之役是）而不能統制海軍，故渤海艦隊之興也勃焉，亡亦忽焉。海軍全才之難又如此，得毋國運不佳耶。

輓近海軍，分為閩系及東北系兩大勢力，對外雖不堪一戰，而對內則實有舉足輕重之勢。閩系首領為陳紹寬，東北系首領為沈鴻烈，皆難鳴而起，華軍為軍，事無大小，必躬親之，一時有「南陳北沈」之目。或言紹寬為英國海軍學派，尊之曰「福建納耳遜」，鴻烈為日本海軍學派，譽之曰「湖北東鄉平」，其然，豈其然乎。吾不得而知。顧自十九路軍抗日之役，南陳已聲名掃地，三尺童子皆知其中編非夫。而北沈謙謙君子，譽滿天下，今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秋，正宜一試其好身手，北沈勉之哉。

吾國二十餘年來之海軍人才，如是我聞，如是我見，夫何能責駑駘於千里，冀燕雀之高飛，望洋生歎，固欲無言。雖然，百步之內，必有芳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海軍人才之
已飛黃騰達者，即弗克勝重任厭人望
。其猶錐處囊中，未露頭角，為我之
聞見所不及者，宜大有人在。甚願投
袂奮起，經之營之雪甲午之恥，禦日
前之侮，庶乎炎黃子孫不為耶馬臺
奴隸，而我海軍從太平洋上一放光明
，無疆之休，企予望之。
二二，五，七，馬尾。

一年來中國出版界鳥瞰

梗生

因政治擾攘而反映之文化的不景氣——社會科學研究熱與左傾運動——
對現實之屈服與逃避——今後之出路

一九三二年之中國，自始即因錦州失陷與淞滬戰禍點綴而成為邦家多難，凡百暗淡之一年；迄至今歲，更益之以榆關熱河之陷，平津華北之危，土崩魚爛，險象環生，民族命運，已瀕於存在與滅亡之最後試驗時期。夫政治為國家整個生活之繩則，今日中國之政治既因外寇之憑凌與統治之失軌而達於空前紛擾之階段，則文化狀態自必然受政局之影響而呈現衰頹，而一年來出版界之萎靡不振，亦不過由文化界之全部「不景氣」中所反映而出之現象的一角而已。茲請就個人觀察之所及，概述一年來出版界之演進實況，以供讀者之參攷，兼為服務於文化事業之同人勉焉。

就大體言之，自去年以迄今春，出版界實普遍呈現每况愈下之觀。若以慰情勝無之標準言，則差強人意之動向有二：一為社會科學之研究熱；一為左傾文學作風之普遍。而其幾於普遍之缺點，則有一事不能不使吾人嚴重惋惜者，即對現實權威之屈服與逃避是已。

據生活書店二十二年編行之全國出版物目錄彙編計算，文學書籍，凡八百二十七種，社會科學類書籍（包含政

治，經濟，法律等）則合計一千餘種，而宗教部門為最少数。此種統計，雖嫌荒略，且時間並不限於最近一年，然出版界風尚大致之所趨，則的然為不可誣。而自「一九一八」——「一二八」事變以來，國人蒙受實際之刺激，多數定期刊物與不定期刊物，鼓吹抗日禦侮而外，尤莫不以社會學科為其研究與發揚之重心。其間灼然可言者復有數事，一曰中國現階級社會性質與出路之研究；二曰日本與蘇俄之研究；三曰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之研究。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與出版之研究，除專著及譯述外，有神州國光社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之刊。關於日本與蘇俄之研究，除專著及譯述外，專門刊物，有日本評論與蘇俄評論。關於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之研究，專門刊物除村治月刊外，各大刊物，專論專號，踵出至夥，譯述刊發尤多。凡此皆年來關於社會科學研究之概略也。至刊物方面以此類研為研究中心，而在出版界佔有相當地位者，有中央大學出版之社會科學季刊；神州國光社出版之讀書雜誌；中國文化科學社出版之文化雜誌；北平再生雜誌社出版之再生月刊；申報館出版之申報月刊；中華書局出版之新中華；商務印書

館復刊之東方雜誌等。周刊旬刊半月刊之層出不窮，為一年以來出版界空前新穎之事實。其著者舊有上海生活週刊，北平國聞週報社會與教育外，有華年週刊，獨立評論，時代公論等。而縱橫馳驟，風靡論壇為多數論客孜孜爭取之唯論辯證法武器之運用則雖為年來中國出版界進步之徵象，與蓬勃蔚鬱之生機者焉。

次言左傾文學作風之普及關於此項情致可得而言者，首為左翼聯盟之活躍，次為文藝論戰之颯起，而其顯著之影響則為電影界與戲劇界方向之轉換，左翼聯盟蓋以為革命而藝術之旨趣，相號於時，其中心人物為魯迅茅盾等，其主要刊物為北斗烽火，文學月報文藝新聞及文藝新地等，而文藝新聞尤為其對於論敵掃射之武器，就作品言，時代色彩較為濃厚且最足為左翼文壇生色者，小說有茅盾之「子夜」，戲劇則有田漢之「一九三二月光曲」。文藝論戰起於文化評論創刊號胡秋原君所著文藝理論之論文，成於文藝新聞記者之反駁，自是而後蘇汶魯迅陳雪帆等，俱有論述，雙方亦俱以排斥藝術至上主義為其立場，所爭議者，如何依此立場，從事開拓而已。電影界受此種作風之渲染而成功劃時代之新片為三個摩登的女性。此片蓋記一少年電影演員，受其已毀婚約之未婚妻所感，惕然於自己在銀幕之表現，適供有階級之狎玩而同情勞苦之羣。未婚妻者電話局之接線生也，領袖工人，要求資方改良待遇，為資方所忌，撤去其職，屹然意不稍沮，從容閑暇導其未婚夫逃避貧民之窟，以透視現實社會之究竟。藝術大眾化之意味，此片表現火候純青矣。

至關於對現實政治權威之屈服與逃避，其顯著之徵象

不外二端：一為書局執事著力於中小學教科書及兒童故事書之競爭；二為一般刊物對於現實統治之積極的阿諛與消極的幽默。而其原因則為真正言論自由始終埋沒於烟幕迷離之下，暢所欲言之境，似去今日之中國明文規定之期尚遠。言之既不能暢，於是而以不言言之，而以阿諛言之，自為勢所必至之事實。否則言猶在耳，言之者已不堪設想矣。書局執事以俸利為鵠，正則言論既往而不利，則不如另覓利源，年來出版界另一部分之趨於市儈化，騙錢化，性史化，春宮化者，皆書賈別求「出路」之表現耳。書賈如此，作家中之隻眼別具者，更不乏以貌似「中立」之態度，實行與統治者演「雙簧」者。此蓋受現代評論派悉為今日紅員之事實的刺激，因前車可鑑，乃發憤有途也。年來出版界又一部分之牛鬼蛇神，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裝腔作勢，送往迎來者，舉阿諛言之者現形耳。吾人不必責銅臭書僉以出版界之人格，更不屑責巧阿諛學者博士以出版界之人格。居今日而言出版界之人格，而圖維繫出版界之人格，「幽」而「默」之其延年益壽之道乎。是則不能不謂蓬起爭鳴之中國出版界中之特有現象也。

近頃出版界之所以日形下墜，在於受客觀之束縛而自趨逃避與墮落，實為文化前途之重大危機，而知識界之自覺與鬥爭，則為打破現狀，覓取光明之先決問題，吾深願整個文化界能認清此點並繼之以實踐也。

廿二，五，十七。

× × ×

有價值之暗殺案

次 第

對於漢奸惟有暗殺手段有效……但國內漢奸甚多……安得如許熱血志士以盡除之也

企圖危害祖國之漢奸張敬堯，在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被少年志士擊中兩槍，已於前晚斃命，吾人對於此事，不禁浮一大白，其在政治上之價值，當與彭家珍之刺良弼先後媲美，而荆軻之刺秦政，聶政之刺韓傀，望之有愧色焉。

夫暗殺手段，在承平無事，國家法律有效之時，本非正當辦法，不宜採用；然在今日混亂時代，國家法律有時而窮，尤以如現在之中國，帝國主義在華橫行無忌，有租界及特別區域以包庇一切反政府之人，若反政府者果係為政見不同，外國政府在其勢力範圍內予以包庇，尚有可說，無如現在各帝國主義者所包庇之中國人，其反對政府，決非懷有不同之意見，不過受帝國主義者所驅使，為其走狗，以破壞祖國，此種狗彘不若之輩，中國國法既不能加諸其身，則除探直接行動，以奪取其生命，而除其破壞

祖國之行爲外，殊無他法。若對於此種洋奴漢奸，尚講普通法律，則與與虎謀皮無異，結果惟有任其破壞祖國耳。故吾人對於此次行刺漢奸張敬堯之志士，不能不表示十二萬分之敬意也。

為漢奸者罪本當誅，而漢奸張敬堯尤為罪該萬死！原張曾任湖南督軍，官至封疆，國家對張之待遇不可謂不厚矣，然張治湘三年，苛政甚於猛虎，湘人至今思之，尚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是張雖不為漢奸，亦在可誅之列矣。張之獲得湘督地位，本係段氏一手所提拔，而使張喪失湘督之位者，則為吳佩孚，然段氏失敗，張又視顧事吳，甲子（民國十二年）冬充吳氏走狗，向胡景翼送委任狀，被胡拘捕，囚之於北平旃壇寺中，與曹倖倖李彥青同室，當馮氏槍斃李彥青時，張敬堯跪地大哭乞命。此種反顏事仇，貪生怕死之輩，其人格已掃地

無存。使記者當時處馮氏之地位，則將其槍斃矣，蓋此種鮮廉寡恥之徒，實民族之賊，留之人間，徒為民族羞也。其後張恢復自由，又兩投張宗昌，兩投革命軍，而終叛去，今竟投降倭奴，而從事於破壞祖國。在彼以為富貴功名可立致矣，而竟授首，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馮氏留之不殺，不過使之增加漢奸罪惡，多遺臭若干時耳。

張敬堯以充漢奸而蒙志士之暗殺矣，然今日受倭奴驅使，以從事於破壞祖國者，豈祇張敬堯一人而已哉！以記者所知，已不下數十人，而況記者所不知者乎。如以秘密消息供給敵人者，漢奸也，為敵人傳布不利於中國之消息者，亦漢奸也，為敵人破壞抗敵之戰線者，漢奸也，鼓吹恐敵之思想，使國民喪氣者，亦莫非漢奸。其他如包庇敵貨，使之在中國暢銷，俾敵之經濟不致破產者，則為漢奸之尤，而天津市當局周某，則為其代表。去年揚子江流域，進口日貨僅五千三百餘萬元，而天津一埠，有周某假借職權，一手包庇，敵貨進口，竟達七千五百餘萬元，較揚子江各省尤多二千二百萬元。（平要天津不及揚

子江一帶之多)，周某對於敵人之盡忠，可謂至矣。又如大敵當前，而運動抗敵軍隊倒戈南向，以報其個人私

情，致抗敵工作不能進行，此種人物，雖欲不謂之為漢奸亦不可得。若周某，及以上所指之各種人物，其罪

皆與張敬堯同等。安得如許熱血志士，而以待張敬堯者待之，則中國方有希望也。

特 載

湖南省鈔整理局試辦章程草案

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湖南分會擬

記者按：湖南劉冕執氏，對於經濟學有深遠之研究，依據中山先生民元通電力倡貶金銀為貨物之錢幣革命主張，積十數年之苦心思考，倡為「能力本位制」之說。總其大意，即係：以能力為人類經濟生活之本位，以「能力通用券」為一切交換之媒介，其法係由國家設立「能力通用券發行局」，無論個人或團體，均得以其財產價值或人工收入作保證向該局具領一定之券額，行使市面，以一年一度為繳還之期。其詳細論據及實施辦法，俱見劉著之「能力主義與能力本位制」，「錢幣革命實行方案彙覽」，二書及本刊本期所載劉氏論文「能力本位救國論」。對於氏之主張及學說，蔡子民，張難先及其他中委若干人多認為陳義精到，辦法周詳，不妨擇地試辦，藉謀貨幣革命之實地測驗。蔡氏等且據劉氏主張提出於中央黨部討論，於原則上報可，特准備案設立錢幣革命協進會總會於首都以資倡導。今春劉氏應友人之邀約赴湘講演學說，頗受三湘人士之信仰，遂成立錢幣革命協進會湖南分會。該會同人以劉氏主張，若由中央發願實施，自屬便

利易行。無如財政當軸，其思想既為舊經濟制度之觀念所束縛，且外受列強之經濟控制，內受金融業者之包圍壟斷，絕無厲行貨幣革命之勇氣，更未認識此項革命之足為中國破產打開出路也。無已，該會同人乃退而對劉氏之學說謀部分之實現，即主張由湖南當局試辦。但如一省採行，則省與省間之匯兌事項，仍非有若干成之現金準備不可，是與全國舉辦之實際設施已根本異趣，因之對於能力本位制之實施辦法亦不能不有所變更，遂就湘省各地市鈔之雜流現狀，擬定一官督商辦性質之「湖南省鈔整理局試辦章程草案」，以求當局之批准施行。此種動議，要不失為各省類似之整理省市鈔票辦法中之最嶄新者。爰將其「整理市鈔案理由書」及「附草案」三種，介紹於後，以供經濟學家之參考焉：一五，廿。

整理市鈔案理由書

國家法令。凡於國計民生有妨害者。則應以禁令。人民惴惴焉於權威之下。雖所禁者或不便於私。而莫敢不遵

。此其常也。至於屢加厲禁。而始終陽奉陰違。是必與其生活上有密切之關係。欲勉遵之。其痛苦有甚於法律之制裁者。如吾國今日之市鈔是也。市鈔之爲物。初由一二財產貨物豐阜之店家。感現幣之缺乏。手書墨條。替代現金。付給貨價。售貨者信其店之殷實。接受不疑。漸至展轉流通。一鄉一鎮一市之交易者。亦感現幣之缺乏。而用爲媒介。由來已久。不惟吾湘爲然。雖其形式複雜。種類紛歧。而其代替現幣爲交易媒介之功用則一。非人民樂於用此也。蓋求現幣不得。又不能不交易以爲生活。故不得已而用之。現金愈缺。此種市鈔。遂成爲人民生活所必需。驟然去之。不啻絕其生路。是以自清末度支部惑於統一銀行發行鈔票之利益。力主嚴禁市鈔。其時專制積威。莫敢或抗。然在通都大邑。現銀官票流通充裕。市鈔不禁自絕。而僻陋鄉村。以現銀缺乏。官票不易輸入。仍多私發市鈔。以資周轉。民國初元。中國銀行成立。又復主張統一發行嚴禁市鈔。而市鈔之不絕如故。最近政府復迭示嚴禁。三令五申。人民陽奉陰違。始終未能禁絕。是豈人民之頑梗。敢於違抗禁令乎。蓋迫於生活。無物可爲交易之媒介。於是收者不得不收。付者不得不付。發者亦不得不發耳。夫一國貨幣之流通額。應與其人口多寡爲正比例。吾國鈔幣雖多。各銀行發行鈔票亦復不少。就調查所及。民國二十一年冬。平均每每人不過三元。以視日本每人約三十元。美國每人約百餘元。不啻霄壤。何足以供全國人民之需要。况因交通阻塞。實業停頓。所有現金及銀行鈔票。均集中於通都大邑。尤以上海一隅爲最多。其他偏僻省縣。竟有未曾目睹者。舍自行設法。權用市鈔。其道無由。

此吾國小民之最可矜憫之事。政府極宜注意者。故欲禁止市鈔，必先籌一種替代市鈔之物。以供全民交易媒介之需，此本會所以提出市鈔整理局各草案，以爲改革錢幣之第一步辦法也。（以下就整理市鈔與國民經濟，政府財政，復蘇農村，振興商業，發展實業并地方自治，合作事業，以及發行制度、通貨膨脹，現金流出之多方面關係，發揮其重要性，文長從略。）

湖南省鈔整理局試辦章程草案

- 第一條 本局以整理湖南各縣市鄉現用市鈔鞏固信用發展實業爲職責
 - 第二條 本局於省會設立總局并於各縣市設立分局其組織規程另訂之
 - 第三條 本局爲劃一市鈔便利流通起見印製銀幣通用券依本章程之規定發行之
 - 第四條 凡本省人民工廠商店公司組合及公共團體以其有收益之財產或確實之收入依照保證條例取具保證者均得說明所定計劃向總局或分局領發通用券但以財產發券者不得超過其財產十分之一以收入發券者不得超過其全年收入十分之二
 - 第五條 上項通用券與現銀幣有同等之價值在本省境內無論完糧納稅及繳納公私款項一律通用其省內外匯兌事宜委託湖南匯業銀行辦理之
 - 第六條 發券人應按請領券額繳存四成現銀幣於湖南匯業銀行作爲匯兌準備基金
- 前項基金由湖南匯業銀行附設公共準備庫依另

訂規則保管之

第七條 各縣市鄉原發各種市鈔應限期責令收回改向本局領發通用券

第八條 領券手續費定為百分之六於領券時扣收之

第九條 通用券之印製額及券面銀額與紙色花紋由本局視需要之情形定之

第十條 通用券由總局編列總號再用發行人標記編列分號

第十一條 領券人應具領券聲請書連同保證書就近提出於總局或分局核辦其書式另定之

第十二條 本局審核領券人之財產及收入并其保證認為適當者即行發給核准通知書并公告之

第十三條 領券人接到核准通知書後應即依限繳納四成匯兌準備基金於湖南匯業銀行公共準備庫掣取收據并出具領證持向總局或分局領取通用券

第十四條 領券發行期為一年屆期發券人應以現銀幣或與現銀幣有同等價值各券收回其所發之券繳還原局但本人之券未經收齊得以他人所發之券或現銀幣及與現銀幣有同等價值各券補足繳還之

第十五條 領券人已繳還原領券額本局應即發還其領證及保證書并通知湖南匯兌銀行公共準備庫繳還其所存匯兌準備基金并算給週年六釐之利息但發行人得以此項基金收據及利息抵繳領額

第十六條 發券人已履行前二條繳還義務其未經收齊向在市面流通之券由本局負責收回并公告之

第十七條 凡滿期之券一經本局收回即行銷燬不得再交第

二人發行

第十八條 發券人逾期未將領券額繳還或繳不足額者除加收逾期利息按月一分外其逾期十日以內每日并收違約金萬分之三在十日以外每日并收違約金萬分之六如延至一月仍未繳齊即責令保證人負依法追繳之責或賠償之

第十九條 發券人未繳清原領券額不得再請發券

第二十條 領券之本人因事故不能負到期繳還之責時應由其法定負責人負責繳還之

第二一條 凡偽造或變造本局通用券者照偽造貨幣罪論斷

第二二條 本章程由湖南省政府公布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呈准修正之

湖南省鈔整理局組織規則草案

第一條 本局設整理委員以委員七人組織之

第二條 整理委員會由湖南省政府就本省農工商學各界聲望素孚富有經濟學識者選委七人并指委一人兼任局長

第三條 本局暫設總務發行會計審查四課每課設課長一人課員及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第四條 本局及分局所屬重要職員由局長提交會議通過任免之

第五條 局長綜理全部事務并監督所屬人員

第六條 分局分為四等其組織及推設之次序由整理委員會議定之

第七條 湖南財政廳得派監理一人常川住局負責監理印

券發券收券之責任

前項監理員得列席整理委員會發表意見

第八條 本局設監察委員會由省各法團各推選一人組織之其職權依另定規則辦理

第九條 本局因事實之需要得設特種委員會其規則由整理委員會臨時議定之

第十條 本局辦事細則及分局組織規則與辦事細則由整理委員會議定之

第十一條 本局以湖南財政廳為主管官廳所有局內重要事項應由整理委員會隨時商承主管官廳同意辦理

第十二條 本規則由湖南省政府公布施行

湖南省鈔整理局保證規則草案

第一條 保證人有保證發券人如期繳還原領券額之責任

如發券人逾期不繳還或繳不足額保證人應負責

第二條 保證人怠玩追繳責任致債權不能行使時本局得責令照額賠償

第三條 保證人對於每一發券人保證之券額不得逾其自有財產十分之一

第四條 保證人保證他人發券同一年內不得逾十人

第五條 凡經發券人推為保證人者本局審查認為合格時編入保證人名冊

第六條 凡工廠商店公司組合或公共團體所發券額較多者應會集所請保證人聯席審查其財產或收入報告本局審核後令其分額保證之

第七條 無論何人及何項團體不得強迫及用其他不正當行為請求他人保證

第八條 本規則由湖南省政府公布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由本局呈准修正之

湖南省地方自治進行概況

伍蕙農 自長沙

欲知湘省自治成績，當先知湘省地方近情。湘省固號為政治已入軌道者，唯自十九年湘桂之戰，共黨之亂，財政實陷入絕境；去歲民歌慶有，而穀賤傷農，農村經濟，瀕於破產。因農村經濟之破產，都市經濟亦疲敝不堪，加以外貨傾銷，土產停滯，經濟益復不振；於是稅收短絀，全年預計支出為一千八百餘萬，而預算收入

，不過一千萬。湘政府遂不得不實行緊縮政策，此全省經濟困窮情形一也。人民已窮，而負擔甚重，除正供外，則有各種附加，計每銀一兩，正附共計，自七八元至十餘元不等，甚至有卅元以上者，間有一二縣份且達五十餘元。荒年民食不足，大有則穀賤，農夫終歲胼手胝足之所得，甚或不足以供完糧納稅之需，政府知之，方

令省委，廳長出巡，察看情形，以便核減。此農民負擔已重，不能再加之情形二也。共黨發源湘省，年來雖無倣鐘，而湘北湘東各縣，則毗連贛鄂，時憂禍至，且有曾為匪陷者，廬舍蕩然，人民轉徙流離，近始相率還鄉，救死扶傷共不暇，每望其奢談自治。此人民尚未安居樂業之情形三也。湘省在共黨秉政時代，凡鄉里間正人君子，皆蒙豪惡勢霸之名，昔所謂流氓地痞之儔，皆為豪傑正彥之士，如

追繳之

是昔之科罰豪惡勢霸者，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且加甚焉。及共黨已去，天地各復其所，凡所謂正人君子，為鄉里仰望者，相戒不敢復理地方事務，雖如先主於諸葛，禮貌有加，亦不敢毅然出任艱巨。以地接鄂贛，惴惴焉惟恐禍至之無日也。此無人敢負地方自治責任情形四也。民窮財盡，匪患未清，無人敢負責任，於是老賊持重者，及地方團總保甲之不肖，以魚肉人民為生，恐打破其飯碗者，相率請求緩辦，勢且不弱。此梗阻情形五也。

總觀上述情形，則湘省辦理自治之困難，蓋可想見。負推行地方自治之當局，以地方自治、不可不辦，於是下大決心：一，無論財政如何困難，即在困難中度窮的自治生活；二，人民負擔已重，祇能減輕整理，不能加重；三，為欲肅清匪患，安定流亡，必須辦理自治；四，凡在自治區內之居民，負有相聲望，具能力學識者，強令其肩任自治責任；五，請求緩辦者，概予駁斥；六，全省七十餘縣，分三期穩重進行，每期縣份，各以三年度，達到其應辦之事，必要時，

得延長一年度，第一期縣份，自本年三月一日起，最後一期，不得遲至明年（廿二年）七月一日。

當局既決心辦理地方自治，於是決定先定目的，次籌款，次擇人，次組織機關，次訓練自治領袖人才與民衆，次辦理自治事務及自治中心事業。所謂目的者，即舉辦理何種自治，及其所欲達之目的之謂，資本主義國家，有資本主義國家之自治，共產黨家，亦有望自治，立國之主義不同，其所辦之地方自治斯異。湘省自治，蓋欲求民族精神之發揚，民權之充分運用，及人民生活之向上與滿足者，而其最近目的，為達到民選縣長，及農村經濟與教育之適當建設。

舉辦自治，最難解決之問題，厥為籌款。其始擬重定縣政組織，如改縣教育，財政，公安等局為科；二，合併團防義勇隊，（湘中地方自衛，除軍隊警察外，有團防及義勇隊）三，裁撤其他駢技機關。第一項在小縣分，可以辦到，大縣分則以性質重要，關係複雜，非一時所能幾及。第二項以正規軍隊開往鄰省，腹地團隊調往邊縣填防，協助剿匪，僅義勇隊為

民衆武力，勢難裁併。第三項則以湘省迭次緊縮，實已裁無可裁，於是此項籌款計畫，難於完全實現，乃退而為裁減拼湊之法，如長沙縣每年需洋六萬餘元，其籌措方法：（一）原有自治經費一萬八千元，（二）將義勇隊及縣區教育等機關，并入區公所辦事，共得三萬六千餘元；（三）裁減縣黨部縣教育會及其他民衆團體經費，共得一萬餘元。統計籌集經常費六萬餘元，此種辦法，各縣多行之。

復次為遴選人才，湘省曾辦有自治訓練所，內分自治，警衛，測量，統計四班。畢業各數百人。統計測量諸生，各有工作，自治警衛則畢業已久，多服務四方，在本省者為數不多，不敷分配，縣以下區鄉自治領導人物，需才孔多，於是依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決議案：「對於區鄉鎮長等領袖人才，應就當地之鄉望素學，或有正當職業者物色之」，凡當地人士，合於此種標準者，無論其曾否受自治訓練，或曾任薦任職，鄉居有名望者，皆強之使出任艱巨，不出則多方維繫之，甚或懼以剝奪其居住權者。此蓋因地方素無組織，縣長寄耳目於團

總保甲，此輩之不肖者，多魚肉鄉民，今茲舉辦自治，若仍任此輩為之，徒毀自治之美名，為自治前途之阻梗也。

復次為組織機關，依自治法規，縣以下劃編區鄉（鎮）關鄰四級，於是有爭區鄉之存廢者，雙方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內政會議；亦論及此問題，其決議案為：「現行縣以下之區鄉鎮間鄰各級組織，得由各省斟酌情形存廢之，但不得少於一級，多於四級」。爭議既定，依法進行，今湘省鄉鎮之直屬於縣者，已有四處。至於區長，例由民廳委任，湘省則為便於區長指揮監督計，多由縣長保委，亦以縣長切近地方，人才臧否，聞見較真也，鄉鎮長副，在區長民選前，例由鄉鎮居民大會，加倍選舉，請縣長委任；惟自治實驗區，及情形特殊地方，逕由縣長委任，區長委任一年以後，即改委任為民選，同時民選縣參事會，民選區長一年後，經內政部核准，合於建國大綱第八條者，即開始民選縣長。此組織之現狀，與將來之期望也。

再次為民衆及自治領袖人物之訓

練。關於後者，以其年事已長，且在縣中有相當地位與聲望，今復有職守，不便加以長期間之訓練。故訂有湖南區長講習辦法，由民廳設區長講習會，各縣區長俱應到會講習；其科目為本省財政，教育，建設，民政，自治法規，國內外大勢等；由省府主席，廳長，委員，及自治籌委會委員；分別擔任講演，期間為每次兩星期，至於民衆政治方面之訓練，則依法定有湖南民團訓練講習堂暫行辦法。凡區鄉鎮地域內，均設一所或二所，其科目，有公民，民權初步，三民主義大綱，自治法規大意，國內外狀況，及本縣詳情，八德，國術等。講演課本，由省府選定之，以收整齊劃一之數，而免逸出常軌，其最大目的，為使人民了解復興民族發揚民權，康阜民生之重大責任。

復次為自治事務與自治事業項目甚多，暫定數種，如調查戶口，警衛地方，清丈土地，修築道路，興辦水利，培植森林，提倡合作，創辦學校，驅除文盲等，其他未煩詳舉。尤在以合作方法，改造社會經濟制度，使社會人類，能本互助合作精神，免除

階級對立之痛苦。總之，自治事業，以盡教，盡養，盡美，改造農村為中心，隨時隨地所需，以全力赴之。現已派訓練合格之學生；分赴各縣，測量土地，舉辦人事登記，製定強迫造林法，強迫人民造林，更製定區鄉公約應注意事件，如公共林場，公共苗圃，公共農場，公共道德，公共衛生，及其他公共事業等。皆須訂入鄉區公約之中，此即一鄉區之根本方法；束人民使為一體，而減少其個人主義之濃厚色彩者。

以上各點，皆湘省地方自治正在進行中之情形，其尤值紀載者，為瀏陽之硬幹，岳陽之猛進，此二縣者，雖非自治實驗區，頗有實驗區之性質，而政府亦常促成之。

人恆云：政者，衆人之事；治者，管理之謂。孰管理之？國民之有管理能力者管理之。凡國事地方事，皆衆人之事耳。大小雖殊，其為衆人之事則一，人之能力不同，管理之範圍斯異。吾國之事，自古號稱官治，蓋習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道，」之說也。既私其土，子其民，必有以司牧之，於是治

民者，謂之「牧民」，治民之官，謂之「司牧之吏」，等百姓如牛羊，百姓固不能自治其事也。及民貴君輕之說興，「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之議起，衆人乃知天下國家之事，非盡屬「乃公事」，迨民權高漲，革命疊起，社會聯立之說，深中人心，益感國家者，國民之所組成；國事者，國民自有之事，不自甘居牛羊，以國事之責，奉之君主貴族，或寡頭政家之手，必取而自負自理之。如是者，謂之民治。吾國政號共和，二十餘年，然

碎 屑

「無爲」與「不爲」 鐵駝

胡適博士於四十九期獨立評論發表「從救濟農村談到無爲政治」一文，認定裁官省事裁兵爲救濟農村之本，並竭力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以爲救時之急務。胡氏除引據十九世紀英國哲人斯賓塞爾將政治權縮小至警察權之主張外，并盛稱漢代高帝以後六七十年間之無爲政治，視爲四百年帝國基業之根本，於結語則鄭重介紹漢代無爲政治之史實以爲現代政治家

不過軍閥官僚或強有力者掌握政權，平民大都任其擺布，於全民政治，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計，此無他，地方不能自治耳。欲達全民政治之鵠的，必使一地方人民，共理一地方之事，而無待乎官爲代治，一國之民，自理一國之事，而不陷於寡頭政家之手，斯乃漸入於民治軌道，湘省爲民國組成分子，自治既已進行，吾望其排萬難以赴之，使底於相當之成功，尤望各省未辦自治者，急起直追，俾中國達於全民政治之域。

之參攷。

於凡百落沒，一切待舉之中國現狀下而提倡「無爲」，此非胡博士不作如是想之怪論也。究其實際，中國今日之大患，絕非當局之過於「有爲」，而係過於「不爲」，由疊床架屋之會議而產生之決議案，百分之九十九成爲廢紙，民國史上，並無因實施某項新政而勞民傷財者也。其所以不免於破產者，乃由內戰外禍，搜刮浪費等原因以致之。由重慶至成都不過

八百里，而所經之關卡凡五十所！價值百元貨物沿途所徵之稅超過百元以上！此乃統治者「吃人」之證明，絕非「有爲」之表現也。

胡適引老氏「不爲物先，不爲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以充實其「無爲」主義，若以「無爲」，與「等候五十年」之妙論相配合，則爲胡博士政治哲學之完成：十足道地的「束手待斃」主義！

高友唐之拒賄聯想 鐵駝

據報載，鄭毓秀女博士等舞弊案，江甯法院已定六月二日開庭，監委高友唐氏談：「在滬續查鄭案時，鄭竟托第三者示意，願賄六萬元，求了案，余拒之，對方誤會嫌少，來函願再加四萬，余除將原函呈于院長外，並復長函，須知中國官吏亦有不愛錢者」。高氏此次拒賄，在賄賂公行，人不爲怪之中國，自屬難能可敬。六萬元不受則再益四萬元，行賄者決不料對方爲不愛錢者，故誤會爲「賺少」，此不特爲政以賄成之「官衆」心理的反映，同時即中國政治腐敗之事實供狀也。六月二日之鄭案審理，乃中國司法界「民俱爾瞻」之一大案件

。不過由高友唐之彈劾而更引起吾人無限感歎：監院曾以嚴重之彈劾不能捐人毫末者，豈勝屈數！陳調元，顧祝同，王伯羣，張學良，湯玉麟等，皆是。其權力，初不於有槍階級，或與有槍階級為緣者。鄭毓秀之所以獨恐慌而行賄者，特以其無槍又無與為緣耳。鄭以短期長上海地方法院之女律師而一賄十萬元，其魄力之大與出手之肥，誠堪為巾幗生色；為小丈夫愧！所可惜者，高氏友唐而不友鄭，斯鄭聲之難於入耳；而女博士之醜惡四播，不得下台矣！

「火坑」，「地獄」，別墅

慧僧

五月四日報，蘇州通訊：三吳風稱人文之邦，毓秀鍾靈，風景清麗，邇來當代名流，以及各地富戶，來卜居者，頗不乏人，自前年開闢平門，往時竹林桑地，今已亭閣巍然，汪精衛院長，近亦在平門築有別墅富麗輝煌，極為壯美，落成伊始，現尙裝修間部也。

同月七日時事新報南京電：戴傳賢近在湯山購買空地二十餘畝，建築別墅三幢外觀完全採宮殿式，未建樓

房，三屋距離成一角形，以正廊貫通，曲折相接，屋之中央及前方，拓為大花園，綠草如茵，豔花若織，饒園之美麗，花園左傾建月亮門，以通幽室，正屋為客廳及書室，左為戴寢室，右為藏經室，供奉佛像甚多，四週築有瞭望台，備衛士守衛用，聞全部建築費約十餘萬，工程大部告竣，戴定月底由城內遷居該處避暑，并張筵歡宴各要人，慶祝新屋落成，湯山大建築一為俱樂部，一為張靜江別墅，然遠不逮戴新居之宏麗，今得此點綴，益將為名勝生濱不少。

汪戴二氏，俱吾國革命先進，昭昭在人，非伊朝夕。此次國難日亟汪氏「拉大家投火坑」之語，戴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語，尤為膾炙人口。今各有別墅，並皆壯巍，傳言非誣。

三週大事日誌

四月三十日(星期日)

日軍攻陷多倫，我前線退柳塘一帶。

國府明令安撫新疆民衆，金樹仁准免本兼各職，黃慕松抵京，準備啓程赴新。

，理合打油矣：

地獄未入別墅新，豈合火坑葬此身？

吳門自古誇淫豔，湯山湯沐多一人。

對照

慧僧

五月八日，抗日將領馬占山，蘇炳文，王德林，李杜所部眷屬，都百十五人，輾轉乘挪威商輪，由俄抵滬，江西會館及小東門東方旅館收容之。海上各慈善團體聯合會，有允予收容說。是月也，溫風始至，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天子方幸西安，院長別墅落成，國無人，高丘無女，於是戰士眷屬乃衣百結之衣戴破爛之冠。盤纏靡着，遣送維艱，席地而臥，仰屋興嗟云。

記者

國府令派陳濟棠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南路總司令，何鍵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總司令，劉峙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總司令。

美國務卿赫爾發表重要演說，痛斥

黷武主義蹂躪國際局勢，謂藐視條約神聖之暴行必須制止，改善時局全繫於各國聯合行動，國際貿易乃現代文明生命之血。

世界經濟會議定期召集，美國經濟休戰計劃頓挫，經濟會議籌備委員會反對美建議，羅斯福開始與各國談判互惠條約。

古巴革命嚴重，奧林特省在美境設臨時政府，古巴京城秩序混亂。秘魯總統遇刺殞命，新總統選出，全國戒嚴。

五月一日(星期一)

俄宣布不退還撤入俄境之車輛，滿洲里及綏芬河之蘇俄關稅人員，開始撤入俄境，偽國決堵絕綏芬河運輸俄飛機出動沿邊界地帶偵察。

美總統羅斯福召我國燕大校長。司徒懷德氏赴白宮，貢獻對中日爭案意見。

五月二日(星期二)

國聯顧問委員會草成關於不承認滿洲國事附之各問題，國聯秘書處將報告分送各委員。

宋子文抵美境西雅圖，即赴美京與羅斯福會晤。

國聯發出清東，世界經濟大會定六月十二日在倫敦開幕，並說明美國之關稅休戰提議。美國內政問題嚴重，羅斯福氏恐難遠行。

荷蘭女王命反革命黨領袖柯立動組織荷蘭新內閣。德政府封禁德社會黨所組織之自由工會。

五月三日(星期三)

平軍分會討論察東問題，商震，宋哲元，于學忠，萬福麟等奉召出席。

中政會決議設立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派黃郛，黃紹雄，李煜瀛，張繼，韓復榘，于學忠，徐永昌，宋哲元，王伯羣，王揖唐，王樹翰，傅作義，周作民，恩克巴圖，蔣夢麟，張志潭，王克敏，張伯苓，劉哲，張厲生，湯爾和，丁文江，魯蕩平為委員，并指定黃郛為委員長，追認勦匪各路司令，並通過組織大綱。

英下院討論遠東問題，不主張請求國聯召集非常大會，俄日中東路之爭端，認為可望和平解決。

中東路事件，偽政府限俄七日內交還扣車，長春會議決定對俄方針。日本仍以門戶開放哄列國。倫敦日證券

市價猛跌。

美衆院通過通貨膨脹法案，工業動員計劃擬就，企圖挽救經濟衰落。

日軍對溧東我軍推進有威脅表示，聲言濼榆間雙方不得駐兵，如我軍不撤回，將大肆轟炸。偽軍李際春部進抵深河堡。沽源形勢力緊張，敵軍沿汽車道南進。

行政院臨時會議決定任朱紹良為甘主席，邵力子任陝主席。

蘇俄大使鮑格莫洛夫招待京報界，聲言和平為蘇聯對外政策之根本基礎，中蘇復交將為鞏固東亞和平主要動機。

世界經濟會議日代表石井一行首途赴美，宣力謀世界經濟復興。

英相麥唐納向下院報告游美經過，軍縮問題英美密切合作，關稅休戰希望獲得保障，戰債未臻妥協尙待續商。

溧東敵機猛炸鬧市，秦島，海陽鎮敵復增。敵攻大甸子被擊退，敵炸毀密雲教會。

察省代理主席伍庸到平請兵。

復興農村經濟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推定三組委員接開分組會議。

日本以中東路為要挾迫俄承認偽組織，日外部提議組織三角共同委會解決爭端，偽政府宣稱如俄不放還扣車決採斷然處置。

軍縮會議德國代表團提出對於英國軍縮計劃中海軍條款之修正文，要求參加一九三五年之第二屆海軍會議。軍縮會議英國代表艾登返倫敦與外長亞門會晤。

五月六日(星期六)

東線日軍開始總攻，敵大隊進至蔡各莊，遼安北面有激戰。榆關日軍要求我軍退出灤東地區，何柱國到平清示應付辦法。

宋子文抵華盛頓，美國務卿蒞站歡迎，中美談話即將開始。日代表石井受命要求擴軍，美海長表示反對變更海軍比率。

德俄條約李維諾夫與德大使換文，延長柏林，拉柏羅等條約。

意大利與蘇聯簽訂新商約。

芬蘭國會通過議案，取締拉浦黨運動及有國家社會黨性質之機關。

五月七日(星期日)

日軍總攻撫寧，敵鉄甲車三列開抵秦島，灤東我軍僅有少數部隊，進犯沽源之偽軍劉桂堂部敗退，大梁底一帶尚有戰事。

北平使館界六國飯店發生暗殺案，漢奸張敬堯斃命。

蘇俄向日本提議以八千萬元出賣中東路，莫斯科，東京曾二度試談。

中歐芬蘭，羅馬尼亞，奧，捷克各國遏制國家社會主義蔓延。

德國中央黨推舉前德總理白魯寧為黨魁，並授權改組該黨，胡根堡勢力趨衰落。

羅斯福演說今後施政計畫，制止收縮進程，力保提高物價，實行復本位制，禁金出口，拒用黃金債債，計劃工程程序，限制權力運用。

五月八日(星期一)

北戴河，留守營敵逆與我混戰中，盧龍，昌黎形勢危急。

鄂綏靖署舉行勦共會議，何成濬，劉鎮華，徐源泉，張印相，萬耀煌，上官雲相各軍事長官均列席。

劉珍年在杭被扣留，原因為其部隊自由行動，魯滌平謂劉生命無危險。

甘地釋放出獄，為賤民階級請命開

始絕食，體氣羸弱，生命頗危。

波蘭國會復舉摩錫基任波蘭總統。

軍縮會議中之歐洲陸軍標準花間單，英代表態度強硬，德人頗不滿意。

英意會商後，英提折衷辦法。

西班牙發覺復辟大陰謀，企圖推翻迭克推多政府，軍官多人被逮。

法意新商約簽字，兩國關稅戰宣告停止。

五月九日(星期二)

日軍攻陷撫甯，遼安，盧龍各縣，沿平榆大道挺進。

外交部為蘇聯出賣中路事發表聲明，依照中俄兩國協定，決不容第三者干涉，任何新訂辦法絕對不予承認。

林森戴傳賢同赴西安，視察陪都建設及陝災。並籌設西北農林專校。

江海關布告修正長江通商章程，都凡四章十二條。

宋子文與羅斯福會商遠東問題，認政治安定為恢復經濟之先決條件，改善白銀地位美對華貿易始能進步。

五月十日(星期三)

北甯綏我軍撤至石門站，南天門敵繼續挑戰。

國聯顧問小組會通過不承認偽組織

報告書，經濟封鎖實踐上有疑義，各國拒絕偽國參加公約，偽國通貨郵票一概無效。

巴拉圭因大夏谷森林之爭向玻利維亞正式宣戰。

華府經濟談話中美間商得諒解，宋部長贊助美銀政策及關稅休戰，世界經濟會中兩國定可密切合作。

五月十一日(星期四)

日機北平偵察，散下傳單甚夥。

南天門戰事轉烈，敵攻車貫峪被擊退，湧勇莊經敵炮起火。

劉文輝部攻佔鄧錫侯防地之溫江，田頌堯準備武裝調停。

南美哥倫比亞與秘魯關於勒克底西亞地方之爭，哥倫比亞要求國聯裁判侵略國。

英貴族院討論遠東問題，華西爾主張經濟制裁日本，陸相謂此建議難實行。英仍與國聯密切合作，惟深以引起戰爭如慮。

五月十二日(星期五)

日航空母艦移泊大沽口外，日艦懸掛英旗，測探沿海水深。

蘇俄外委李維諾夫承認出售中東路，謂中政府十八個月未能履行義務，

認為已喪失協定中所載道德的權利。軍縮會議五強代表授受折衷方案，星期一開總委會，能不通過尙屬疑問。

世界經濟會議組織委員會一致通過經濟休戰提議，自即日起至八月底止為休戰時期，惟國際匯兌劇變時得加以修正。

五月十三日(星期六)

敵渡灤河西犯，向豐潤壓迫，沙河驛戰事激烈，我軍退出忍字口，高台子一帶仿線。

行政院決議特派宋子文，郭泰祺，出席倫敦經濟會議。李錦綸任駐波蘭公使，張謙接充駐智利公使。

世界經濟會議美代表團定五月三十一日首途赴美。比政府獲得金融獨裁權。阿根廷與美訂互惠商約。

德內閣決定召集國會於下星期三開會，以聽取希特勒關於軍縮會議局勢之言論外長牛賴特謁興登堡，呈報國外政治局勢。

五月十四日(星期日)

濰縣我軍陸續後撤，敵進至距豐潤二十里地方，石匣鎮我軍南退，敵軍繼續挺進。

劉文輝部進攻鄧錫侯軍防地之新繁，新都兩縣，田頌堯調解無效。楊，李，與渝方均表示助鄧。

法國與土耳其友好和解公斷條約成立。

駐日俄使向日外相提議，由「滿洲國」決定購買中東路。

蘇俄發行公債三十萬萬盧布，供二屆五年計劃之用，全國勞工界均須應募。

五月十五日(星期一)

平政整會委員長黃郛離京北上。

中日關稅互惠協定期滿廢止，海關對日貨照徵新稅率。

日外次有田辭職，由前駐華公使重光葵繼任。

國聯理事會討論巴黎爭端，巴代表聲辯宣戰未背盟約。查科前綫無大戰。

五月十六日(星期二)

唐山我軍全撤，市內於混亂狀態，我軍退集蘆台等處，遵化玉田形勢危急。

馮占海，湯玉麟等部反攻多倫，攻克東二道木子二號村。敵機飛沽原轟炸。

編者按：以下四日大事記，因篇幅所限，併入下期刊登。



本外埠經售處

上海 四馬路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 羣學書局 羣衆書局
棋盤街神州國光社 望平街新生命書局 各賣報處

南京 太平路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正中書局 成賢街國際
譯報社門市部 國府路提拔書店

漢口 交通路中華書局 湖北街金城圖書公司

武昌 察院坡武漢書店

長沙 南正街商務印書館 府正街振新派報社 粟春記派報
社 理問街譚鴻記派報社

衡陽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成都 青石橋震東書局 中國圖書公司

重慶 商業場 振亞書局

北平 王府井大街良友公司 利達書局 琉璃廠新生命書局

天津 總車站利文書報社 河北大經路德聚書局 法界光明
路天津書局 南開大學消費合作社 法商大學消費合
作社 北洋大學消費合作社

開封 北書店街豫郁文書莊 東街豫文書局

廣州 逢源東街中國書報代派所 永漢北路華南書店

瓊州 海口少史街七十號 新大陸公司書館雜誌部

廈門 橫竹路新民書社 中山路千代公司

雲南 土主廟街雲南文化書社

民國廿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行

民治評論

第一卷第五十期
每逢星期六出版

週年紀念號

編輯者 民治評論社

上海膠州路八十七號

電話三一六七八

發行者 民治評論社

白克路珊家園一二三號

印刷者 明華印刷公司

電話九二〇三〇

本刊定價

零售每份三分，半年二十五期，定
價七角，全年五十期，定價一元四
角。郵費在外，郵票代價，十足收
用。國外連郵費四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